

W

5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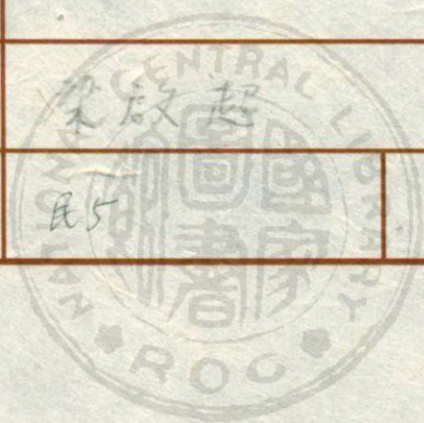
以冰室叢著第十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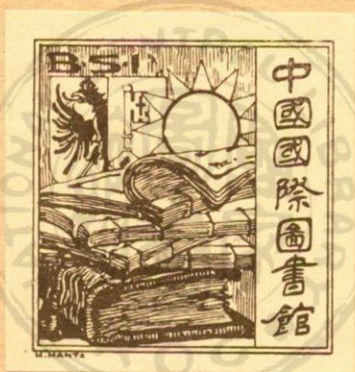
飲冰室自由書

啓超自署

國家圖書館藏書

書號 573.07 8664-10-2 5	登錄號 002300005
書名	飲冰室自由書
著者	梁啟超
出版年	民5 / 冊





573.07
8664:10-2
5

飲冰室自由書目次

飲冰室叢著第十一種

叙言

成敗

俾斯麥與格蘭斯頓

文明普及之法

最初之自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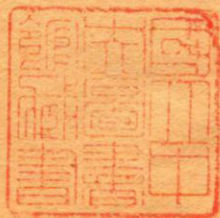
地球第一守舊黨

文野三界之別

英雄與時勢

近因遠因之說

草茅危言



飲冰室自由書 目次

三

飲冰室叢著第十一種

養心語錄

理想與氣力

自助論

偉人訥耳遜軼事

放棄自由之罪

國權與民權

破壞主義

自信力

善變之豪傑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論強權

豪傑之公腦



蒙的斯鳩之學說

譚瀏陽遺墨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祈戰死

中國魂安在乎

答客難

憂國與愛國

保全支那

惟心

慧觀

無名之英雄

志士箴言

飲冰室自由書 目次



三

飲冰室叢書第十一種

國家圖書館



00230005

天下無無價之物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維新圖說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俄人之自由思想

二十世紀之新鬼

難乎爲民上者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無欲與多欲

說悔

機埃的格言

富國強兵

世界外之世界



飲冰室自由書 目次

五

飲冰室叢書第十一種

飲冰室自由書

飲冰室叢著第十一種

新會梁啓超著

叙言

自東徂以來。與彼都人士相接。誦其詩。讀其書。時有所感觸。與一二賢師友傾吐之。過而輒忘。無涯生曰。盍最而記之。自惟東鱗。西瓜。竹頭木屑。記之無補於天下。雖然。可以自驗其學識之進退。氣力之消長也。因日記數條。以自課焉。每有所觸。應時援筆。無體例。無宗旨。無次序。或發論。或講學。或記事。或鈔書。或用文言。或用俚語。惟意所之。莊生曰。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以名吾室。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羣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備於我焉。以名吾書。已亥七月一日。著者識。

成敗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在乎。使吾之業能成於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於一時。而來世界應辦之事復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况卽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卽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運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云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旣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云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

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松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旣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旣欲遣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

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尙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

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老子曰。不爲天下先。蓋爲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徧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嘆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俾斯麥與格蘭斯頓

歐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斯麥。英之格蘭斯頓。俾斯麥之治德也。專持一主義。始終以之。其主義云何。則統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義要維廉大帝而見信用。繼以此主義斷行專制擴充軍備。終以此主義挫奧蹶法。排萬難以行之。畢生之政略。未嘗少變。格蘭斯頓則反是。不專執一主義。不固守一政見。故初時持守舊

主義。後乃轉而爲自由主義。壯年極力保護國教。老年乃解散愛爾蘭教會。初時以強力鎮壓愛爾蘭。終乃倡愛爾蘭之當自治。凡此諸端。皆前後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屢變者。非爲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時之詭遇也。實其發自至誠。見有不得不變者存焉。夫世界者。變動不居者也。一國之形勢。與外國之關係。亦月異而歲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見。至後年自覺其不適用。而思變之。智識日增之所致乎。庸何傷焉。故能如格蘭斯頓者。可謂之眞維新。亦可謂之眞守舊矣。俾公堅持其主義。而非剛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屢變其主義。而非首尾兩端者所可學步。曰惟至誠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無自信力。每處一事。旣見得透。自信得過。則以一往無前之勇氣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雖千山萬嶽。一時崩圯。而不以爲意。雖怒濤驚瀾。驀然號鳴於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動。霹靂旋頂上。而不驚。一世之俗論。囂囂集矢。而吾之主見如故。平生之政黨。紛紛離合。而吾之主見如故。若

此者。格蘭斯頓與俾斯麥正其人也。格公倡議愛爾蘭自治之時。自黨分裂。腹心盡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不少變。乃高吟曰。捨慈子兮涕滂沱。故舊絕我兮涕滂沱。嗚呼綿綿此恨兮。恨如何。爲國家之大計兮。我終自信而不磨。俾公爲謀德國之合邦。或行專斷之政策。或出壓制之手段。幾次解散議院而不顧。幾次以身爲輿論之射鵰而不懼。嘗述懷曰。以我身投於屠肆。以我首授於國民。我之所以謝天下蒼生者盡於是矣。雖然。我之所信者終不改之。我之所謀者終不敗之。嗚呼。此何等氣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有萬鈞之力。則不能收一寸之功。

文明普及之法

犬養木堂語余曰。日本維新以來。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學校。二曰報紙。三曰演說。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演說之風。創於福澤諭吉氏。（按福澤諭吉氏日本西學第一之先鋒也。爲一時之泰斗。）在其所設之慶應義塾開之。當時目爲怪物云。此後有嚶鳴社者。專以演說爲事。風氣既

開。今日凡有集會。無不演說者矣。雖至數人相集。亦必有起演者。斯實助文明進化一大力也。我中國近年以來。於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於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強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着力於是。

自強學會之後。三年以來。各省倡立會名者。所在皆是。可謂極一時之盛。然不知外國人所謂會者。有種種之類別。故將學會與政黨與協會與演說會混而為一。因宗旨不定。條理錯雜。故辦之難有成效。而守舊媚嫉之徒。又視之與祕密結社同類。故一舉而芟夷之矣。實則此數者之間。自有絕異之形式。一望可分識者。中國此風。正在萌芽。亦無怪其然也。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徧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為自由者。有題為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其最著者則織田

純一郎氏之花柳春話。關直彥氏之春鶯囀。藤田鳴鶴氏之繫思談。春窗綺話。梅齋餘薰。經世偉觀等。其原書多英國近代歷史小說家之作也。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矢野氏嘗爲中國公使。日本文學界之泰斗。進步黨之魁桀也）等。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爲最云。嗚呼。吾安所得如施耐菴其人者。日夕促膝對坐。相與指天畫地。雌黃今古。吐納歐亞。出其胸中所懷。魄礪磅礪。錯綜繁雜者。而一一鎔鑄之。以質於天下健者哉。

最初之自由民

北亞美利加洲有一族之人民焉。距今二百七十餘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辭本國。去而自竄於北美洲蓬艾藜蒿之地。櫛風沐雨。千辛萬苦。自立

之端緒。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曰普利摩士。遺跡至今猶有存者。爾後有志之士。接踵而來。避秦而覓桃源者。所在皆是。積百有餘年。戶口漸繁。財政漸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瀾漫於十三州之地。遂建義旗。脫英羈軛。八年苦戰。幸獲勝利。遂爲地球上第一大獨立國。卽今之美國是也。回憶此一百有一之先人。於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風陰雪中。舍舟登陸。繭足而立於太平洋岸石上之時。其胸中無限塊壘。抑塞。其身體無限自由。自在。其襟懷無限光明俊偉。殆所謂本來無一物者。而其一片獨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種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結果在千百年以後者。今之人有欲頂禮華盛頓者乎。吾欲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地球第一守舊黨

有地球第一守舊黨。曰梅特涅。奧大利之宰相也。自千八百九年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四十年間。掌握歐洲之大權。初爲奧外部大臣。自千八百廿一年。勝意大利之

後。晉兼首相。乘當歐洲全局外面平和無事上恬下嬉之時。弄其小智小術。收全歐之霸權。歸其掌中。既以其簡單武斷之制度。控縱繁雜文明之奧國。猶以爲未足。又干涉日耳曼意大利之內政。欲待普魯士以屬邦之禮。其政策專以愚黔首爲宗旨。其行事專以模稜兩可爲長技。其於演說文章。務爲浮泛曖昧之旨。以掩蔽其淺薄固陋之智識。其待人民也。不許有參與政事之權。以爲民者惟當供納租稅以奉其上耳。舍此更無他權利。其之意以爲欲使奧國之威。加於歐洲。惟當注意外交之事務。銳敏熟練而已。又當到處設警察間諜。以施臨機之策。故其全副精神。皆用於此。專執鎖國主義。禁他國之智識技藝器械。不使入奧境。猶牧畜者之防獸疫也。乃先禁止奧國臣民子弟。留學於他邦之大學者。又禁國內大中小學校之聘外國人爲教師。及十歲以上。外國子弟之入學者。又國中民間自立之學校。待之極爲嚴酷。其設立僅限期六年之久。又非經警察官之稽查。不許開學。就中如政治學。如近世歷史。尤其所最厭忌也。故當時日耳曼諸邦。哲學歷史。格致政治諸學大盛。而奧國闕

然無聞。其學校所授者。惟東方之語言文字詩歌等學而已。又授以柔人精神。止人
不平之音樂。所授之學。惟以呆板之器械而已。毫不言其所以然之理。恐人因窮理
而生智慧也。其於人民也。軟弱者則壓制之。憤激者則籠絡之。或引致諸貴顯。以消
其不平之氣。曾屢次見民情洶湧。出奸智以了事。乃造假憲法。名爲許民權。實則壓
抑民權。加以當時俄普奧三帝。設立神聖同盟。欲以專制民賊之政。大施於各國。梅
特涅利用之。獻媚各君主。以行其鬼蜮之計。日耳曼南部。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
之。意大利屢次獨立。而以兵力壓制之。蓋不獨爲奧國之罪人而已。當十九世紀上
半紀。使歐洲各國黑暗於上。而碗礫於下者。皆梅特涅一人之爲之也。至千八百四
十八年。歐洲中原各國革命之運。已臻其極。奧國勢不能以孤木立於洪濤巨漲之
中。於是三月十三日。人民數萬。羣集於議事堂前。請改革制度。衆怒如火。激昂義憤
之聲。徧於國中。卒乃不可壓抑。以人民之公議。而流梅特涅於英國。於是奧人始得
復見天日。而全歐洲之大魔王乃摧滅矣。

飲冰子曰。梅特涅之禁絕外國學問也。非禁形式上之學問。而禁精神上之學問也。精神上之學問者何。民權自由是也。人民一知民權自由之理。則其操縱駕馭。苟且粉飾之術。將無所用。故不得不以死力挫其鋒也。當時歐洲之民智。既已大開。自治獨立之聲。徧於全歐。而梅特涅出其陰謀詭計。猶能彌縫而掩壓之者。殆四十年。可不謂才士也夫。雖然。民權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世界自然之進步。積其資格。以及於今日。既已磅礴鬱積。持滿而必發。譬之經嚴冬。沍寒以後。春風一度。勾茁萌達。萬綠齊茁。夫甯可壓制耶。譬之奔流。壅之愈甚。則決之愈烈。吾甚悲夫。以梅特涅之才。執歐洲中原四十年之牛耳。費盡心計。擔盡驚恐。徒博得身敗名裂。爲天下萬世指笑而唾罵之。噫嘻。是亦不可以已乎。抑世有才不及梅特涅。而欲學其愚。民武斷。模稜兩可之術。以固寵沽名於一時者。吾益不知其所終極矣。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南皮張公之謂乎。彼張公者。豈曾知西國爲何狀。豈曾知西政爲何物。豈曾知西人爲何學。而貿貿然號於衆曰。吾知西

法者。世人亦貿貿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無一人知西法者。吾猶有望焉。何也。彼其一旦知之。而進步之驟。將不可限量也。今天下知西法之人如張公者。不下千萬。而中國之亡。真不可救矣。張公著勸學篇。以去歲公於世。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走於海內。其聲價視孟的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約翰彌勒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時。殆將過之。噫嘻。是嘖嘖嚙嚙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天下事凡造因者必有結果。今張公復造此一層惡因。其謬見浸染於蚩蚩者之腦中。他日抵制其結果。固不得不費許多力也。偉哉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之二君者。廓清而辭闢之。如鑄禹鼎。圖罔兩之形狀。如然溫犀。照百怪之癥結。勸學篇書後一卷。排中國文明之阻力。其功不在禹下。張公見之。如以爲莠言亂政乎。吾願其集幕府中理學經學氣節文章之士。更爲書勸學篇書後後一書。則於距邪說扶正學之功。不益多乎。雖然。吾有知張公之能怒而

不能言也。

文野三界之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羣。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他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於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雖工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

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於規則之內。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鑄之。其風氣隨時變易。而不惑溺於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闢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尚虛談。而以創闢新法爲尙。工商之業。日求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爲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以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恆以國中全部之人爲定斷。非一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溼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

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體之得失盧梭法國人著民約論言國家乃由民間契約而成者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丹斯密之徒英國人之生計學鼻祖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英雄與時勢

或云英雄造時勢。或云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卽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而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人羣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旣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無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於人羣。要不過以其所受於人羣之利益而還附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穌紀年一百年爲一世紀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

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卽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余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云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

意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洱。普魯士。當日耳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斯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爲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羣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跡焉。驚濤駭浪。儵魚失所。錯愕而鯨鯢御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爲起點。以造時

勢爲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近因遠因之說

凡天下事。無論大小。必有其所由來。中國學者謂之爲『所以然之故』。省而言之。謂之曰『原因』。論事者必求得其原因。然後下斷案。則斷案必不謬。治事者必針對其原因。然後施方法。則方法必有功。朱子曰。能求所以然之故。方是第一等學問。第一等事業。此之謂也。

雖然。原因之中。又分近因遠因兩者。近因易見。遠因難知。試舉一例以明之。譬有酒客墮馬傷腰。遂得半身不遂之症。其治之之法當如何。尋常庸醫必曰。病之原因在墮馬。當以跌打之藥。熨貼脾際。如此療法。必不得癒。何也。蓋墮馬者。不過其近因耳。實則由多年飲酒過度。脊髓既衰。正當蓄病將發之時。適以墮馬。激動全體。故遂痺痿耳。善醫者則必先使戒酒。斷其病之遠因。使脊髓復原。則瘳之易易矣。夫醫國亦何莫不然。今之口言經濟者。輒曰中國之患。貧也弱也。官吏不忠也。亂民徧地也。外

國凌逼也。其救之之法。則曰練兵也。辦團也。籌餉也。勸商也。其尤高識者則曰變舊法也。興民權也。彼其持論誰謂不然。以吾觀之。雖其所見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要之皆治近因之方法。而非治遠因之方法。不治遠因而欲治近因。則必不可得治。

且猶有一說。近因者常繁多混雜。而使人難覓其頭緒。遠因則不然。一旦尋得之。則顛撲不破。可依之而定辦事之方向。蓋近因者每一事必有一因。遠因者常合數因以爲一因。故遞而推之。愈推愈遠。則其原因之數愈減少。而據原因以定方法。乃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更舉一例以明之。譬諸水之沸騰。由薪火而起。人之呼吸。由空氣而生。此近因也。更進一層以求之。則薪之所以燃者。由薪中所含炭氣。與空中之養氣相和合而生熱也。人之所以呼吸者。由引空中之養氣入肺。與血中留存之炭氣相和合而吐納也。然則薪火也。空氣也。皆近因也。而其遠因則同出於養氣。水之沸與人之呼吸。其外形絕異。而其原因之相同乃如此。苟知其故。則欲止沸歟。息喘歟。或欲揚沸歟。順氣歟。皆可以同理之法而治之。所謂通其一。萬事畢。其爲道雖似

迂遠。其爲法實甚簡易。然則求遠因者。論事之祕訣。治事之捷法也。夫所謂治遠因者何。曰造時勢而已。

草茅危言

曩讀亞東時報有題草茅危言者。日本深山虎太郎君所撰。爲篇凡三。曰民權。曰共治。曰君權。皆源本泰西碩儒政體之論。切中中國時病者。因錄其全文於下。

民權篇

民受生於天。天賦之以能力。使之博碩豐大。以遂厥生。於是有人。有民。有民權焉。民權者。君不能奪之。臣父不能奪之子。兄不能奪之弟。夫不能奪之婦。是猶水之於魚。養氣之於鳥獸。土壤之於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權而不失。是爲全天。其在國家。重斯權而不侵。是爲順天。勿能保於天。則爲棄。疾視而侵之。於天則爲背。全順者受其福。而背棄者集其殃。何者。民與權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前。彼憲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維持之。使無失墜。非有憲法律令而後有民權也。故國人皆曰政府可設。而

後政府設。國人皆曰政府可廢。而後政府廢。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行。而後憲法律令行。國人皆曰憲法律令可革。而後憲法律令革。國家大事。措施得失。闔四境之民。平議而行其權。盛矣。唯人心之不同。利害交錯。莫能畫一。且各有生產作業。不能親政。爲古今通患。於是立賢者。以爲之王。以爲之輔相。借之以柄。以整齊天下。故君相之權。固假之萬民。非自有其權也。柳宗元曰。吏於上者。民之役而非以役民而已。西人之諺曰。官吏者天下之公僕也。若以民之役役民。以奴僕鞭箠其主人。則不倫孰大於是。余竊觀中國古聖賢創業垂訓。具合於泰西民權之宗旨。蓋公理無東西。而大道無古今。凡有血氣。其積思所至均也。堯舜官天下。求賢禪讓。何與美利堅合衆國公舉總統之制類也。湯武順天應人。以放伐獨夫。代膺大位。何與歐洲列國之民迫其政府更革政治類也。孔子對哀公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孟軻以君爲輕。民爲重。發明民權。豈有彰明較著於此者哉。意者孔孟之時。距三代不遠。堯舜之道。布在方策。令夫一聖一賢。得志於當時。其所成就。蓋有難

測者矣。惜乎後世昧於聖哲本旨。不能擴充闡明。以成太平。至於大道晦冥。冠履倒置。自秦漢以降。淪胥至今。風氣之不開。紀綱之不肅。國本之不固。宮闈之不清。民力之不厚。士氣之不振。是由上有背天之政府。而無順天之君。下有棄天之人。而無敬天之民。今欲舉秦漢以來積敝。摧陷而廓清之。以舉自強維新之政。則必自恢復民權始。

共治篇

古今東西。一治一亂。盛衰之變。不能百年。今歐美諸邦。日躋富強隆治之域。國運蒸蒸日上。不知其艾期。此其故何也。不治民而與民共治也。曷言乎治民也。專制爲治。獨裁爲政之謂也。有賢明之君在上。則國富兵強。有暗愚之君在上。則國貧兵弱。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盛衰興亡之幾。繫在一人。自古賢君少而暗主多。此所以東洋諸國常不振也。曷言乎與民共治也。公議爲治。集思爲政。舉國中之良選而委以政焉。故雖有幽厲。不能行其暴。雖有管蔡。不能逞其奸。

盛衰興亡。與一國人心相表裏。此所以泰西諸國近大振也。夫人情靡弗好強而惡弱。愛治而忌亂焉。而東洋諸國之遂不免夫亂與弱者。獨有尙古薄今之弊。根柢人心。牢乎不拔也。中國儒者開口輒言許身稷契。致君堯舜。嗚呼。周漢以來。論治道者。疇不以堯舜禹湯爲指歸哉。而唐虞三代之隆治。竟不可得者。非特民心日澆。風氣日薄故也。彼唯貌似聖人而忽聖人本旨。故汲汲然揭三代以爲旗幟。而三代之治愈遠也。余嘗讀史。漢以下歷朝帝王不下數百人。而求其聰明叡知爲天下眞主者。百中僅得一二耳。中材之君則百五六。庸劣之主則百九十矣。故天下百年而無十年之治。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生靈魚肉。肝腦塗地。宗社亦隨而亡。歷朝相襲。如環之無端。天下搢紳章甫之士。獨不能鑑於前轍。沈溺二典。歌頌三代。以待聖人之出。其愚豈止待河清之比哉。若有人於此。其力能擺脫三千年宿敝。變專制獨裁之治。作衆思公議之政。中國之天下不足治也。

或難余說曰。民權說頗善。然似不與君權相容。爲之何如。曰。君依民爲重。民依君爲重。上下一體。無相侵之理。是爲共治之要道。今世界諸國重民權者。莫英國若焉。國中四民皆仰英王如父母。君臣之間。無纖芥之嫌。去年政府舉女王卽位五十年慶節。舉國歡騰。皆祈王之萬年。以至神明。忠愛之忱。淪浹於民心。未聞民權之侵害王權也。世界諸國崇君權者。莫突厥若焉。箕斂頭會。以貪民利。箝口結舌。以禁謗言。國民視王如仇讎。寇亂數起。上下解體。彼以君權爲維持尊嚴之具。而不知啓民心渙散之漸。今以英國比突厥。其王室之崇卑相距以爲何如乎。自古一國之主。親裁萬機。權不旁落。名實兩爲天子者。唯創業垂統之君爲然。至乎中材以下。則皆以政柄委其臣下。有君權之名。而無君權之實。况於庸劣之主乎。故權不歸宰輔。則歸外戚。不歸外戚。則歸宦寺。不歸宦寺。則歸藩鎮。君唯垂拱擁虛器耳。令宰輔爲伊周。外戚爲霍光竇武。宦寺爲張承業張永。藩鎮爲郭子儀田弘正。猶有專權之嫌。若令宰輔爲莽操卓懿。外戚爲賈充武三思。宦寺爲

仇士良魏忠賢藩鎮爲李師道朱全忠其爲禍將不勝言矣。故其末造有繞柱而走者。有飲鳩投繯者。有比山雀者。有以世世不生天家爲禱者。以萬乘之貴求爲匹夫而不可得也。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有一人。乃其君是耳。夫獨裁專制之君。以天下爲家。宜愛其國。旣愛其國。宜舉其國之賢者委以政事。今顧偏信左右。聽於佞倖。以至喪其宗祀者何也。則明有所不見而聰有所不聞也。昔唐德宗謂李泌曰。人皆以盧杞爲姦。而朕遂不知杞之爲姦也。德宗非下材之主。猶有此言。難哉人主知人之智乎。若能以所聽於左右者聽於國中。以所選於寡者選於衆。以所分於宰輔外戚宦寺藩鎮者分於億兆。與之共治。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夫從衆君德也。雖專制獨裁之主。其初非得衆心。則無以取大位。况於發憤自強與歐美爭雄者乎。何以削君權爲介介哉。

養心語錄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

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胆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理想與氣力

普相士達因曰。無哲學的理想者。不足以爲英雄。無必行敢爲之氣力者。亦不足以爲英雄。日本渡邊國武述此語而引申其義曰。今人之弊。有理想者無氣力。立於人後以冷笑一世。有氣力者無理想。排他人以盲進於政界。飲冰主人曰。理想與氣力

兼備者英雄也。有理想而無氣力。猶不失爲一學者。有氣力而無理想。猶不失爲一冒險家。我中國四萬萬人。有理想者幾何人。有氣力者幾何人。理想氣力兼備者幾何人。嗟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念及此。可爲寒心。

自助論

日本中村正直者。維新之大儒也。嘗譯英國斯邁爾斯氏所著書。名曰西國立志編。又名之爲自助論。其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西鄉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其總序曰。

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行。今夫二三十家之民相團。則曰村。數村相聯。則曰縣。數縣相會。則曰郡。數郡相合。則曰國。故如曰某村風俗純實。則某村人民之言行純實者爲之也。曰某縣多出貨物。則某縣人民之力農勤工者爲之也。曰某郡藝文蔚興。則某郡人民之嗜學講藝者爲之也。曰某國福祚昌盛。則某國人民之志行端良克合。

天心者爲之也。蓋總稱曰國。分言曰民。殆無二致也。試揭輿地圖而觀之。自主之國幾何。半主之國幾何。羈屬之國幾何。如印度古爲自主之國。今則盡統於英矣。安南古爲自主之國。今則半屬於法矣。如南洋中諸國。今莫不爲西國之屬者。人或祇謂西國有英主良輔。故勢威加遠方。殊不知西國之民。勤勉忍耐。有自主之志行。不受暴君汚吏之羈制。故邦國景象。駸駸日上。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且不獨此也。西國之君。大用其智。則其國大亂。小用其智。則其國小亂。載在史冊。歷歷可徵。方今西國之君。不得以己意輒出一令。不得以己命輒囚繫一人。財賦之數。由民定之。軍國大事。非人民公許。不得舉行。蓋西國之君。譬則御者也。民人譬則乘車者也。其當向何方而發。當由何路而進。固乘車者之意也。御者不過從其意施控御之術耳。故君主之權者。非其私有也。闔國民人之權。萃於其身者是已。唯然故君主之所令者。國人之所欲行也。君主之所禁者。國人之所不欲行也。君民一體。上下同情。朝野共好。公私無別。國之所以昌盛者。其不由此歟。余尙記童子時。

聞清英交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烏微。出女豪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箇是男兒耶。後讀清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尙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婦。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其被掄於衆。爲民委官者。必學明行修之人也。有敬天愛人之心者也。有克己慎獨之工夫者也。多更世故。長於艱難之人也。而權詐猥薄之徒。不與焉。慢神欺心之人。不與焉。酒色貨利之徒。不與焉。喜功生事之人。不與焉。其俗則崇尚德義。慕仁慈。守法律。好調濟貧病者。國中所設仁善之規法。不遑殫述。姑舉其一。貧家子女所往學之學院。通計三萬有餘所。學徒二百萬人。晝間有職務者。所往學之學院。名夜學院者。二千有餘所。學徒八萬人。凡此係民人公同捐銀而設者。官府不與焉。凡百之事。官府之所爲。十居其一。人民之所爲。十居其九。然而其所謂官府者。亦唯爲民人之利便而設之會所耳。如貪權勢。擅威刑之事。毋有也。抑以通國之廣。人

民之多。豈不無姦宄不法之徒乎。然審其大體。則稱曰政教風俗擅美西方可也。而魏氏之書。徒稱其貪悍尙奢嗜酒。是蓋見西國無賴之徒居東洋者而概言之耳。何其謬哉。余又近讀西國古今僑傑之傳記。觀其皆有自主自立之志。有艱難辛苦之行。原於敬天愛人之誠意。以能立濟世利民之大業。並有以知彼土文教昌明。名揚四海者。實由於其國人勤勉忍耐之力。而其君主不得而與也。嘗聞善馬有駕車者。不加鞭策而自能行。不待控御而自能馳。及御者妄引繯繩。多加撻責。而其馬扞格牴牾。頓致不能行。嗚呼。坤輿之內。何國不善。何民不良。由於御者之喜功滋事。而致不遂其性。不能存其天良者。蓋亦多哉。

第一編序

論邦國及人民之自助

余譯是書。客有過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天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拿破侖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於身體之力。斯邁爾斯

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爲品行之本。蓋國者。人衆相合之稱。故人人品行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爲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尙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夫人知天命之可畏。以真實之心。行良善之事。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一國如此。天下如此。愛日仁風。四海合驩。慈雲和氣。六合呈祥。如此。則亦何有乎甲兵銃砲之用哉。古不云乎。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仁者無敵。善戰者服上刑。一人之命。重於全地球。匹夫之善行。有關係於邦國天下者。乃以貪土地之故。使至貴至重之人命。橫罹極慘極毒之禍。其違皇天之意。負造化之恩。罪不可逭矣。西國近時大省刑罰。然猶未能全戢干戈。

豈其教化有未洽者耶。抑宇宙泰運之期未至耶。嗚呼六合之際。禮教盛而兵刑廢。當有日也。恨余與子未及見之也已。客唯唯而退。遂書以弁卷首。

第四編序

論用心之勤勉及作樂之耐久

真正學士。不恥爲賤業。恥之者非真正學士。真正文人。不嫌爲俗務。嫌之者非真正文人。昔者趙岐賣餅於北海市中。沈麟士織簾讀書。手口不輟。天下後世。不啻不賤之。而反更重之。程明道僉書鎮南判官。筦庫細務。無不盡心。屢平反重獄。蘇子瞻僉書鳳翔府判官。意其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子瞻盡心其職。老吏畏伏。二公之賢。於是滋見焉。今之讀書者。或恥以賤業治生。又不屑爲俗務。及不得已而賣履販緡。或折腰五斗。則一切束書不觀。曰我無暇矣。嗚呼。人病無志耳。果有志矣。不病乎無暇也。試思子瞻在鳳翔。何等繁劇。而是時所作。如鳳翔八觀詩。鍛鍊敲推。亦何其綽綽有餘暇也。且學問之功。貴乎循序漸進。經久不輟。故一日不必要多時也。嘗有一官謂某先生曰。予職務鞅掌。患讀書少暇。對曰。君讀書如走馬看

燈雖每日二六時中。一意從事。積至於十年。不能成業也。其人怫然。先生曰。君每日只要讀書二三板。深思牢記。十年之後。必博識超衆矣。旨哉言乎。如茲編所載。德留斯格的。一爲理學名家。而以造鞋爲職業。一爲詩文鉅匠。而畢生不廢吏務。大有足砥礪後人之志行者焉。予深望讀者之反覆致思也。

第五編序

論機會及勉修職業之事

天下之事。不止千萬。然察其成敗得失之機。一皆決於誠僞之二字而已矣。以發於國政。則公私之別也。以見於人品。則善惡之別也。以顯於學術。則邪正之別也。以著於工藝。則巧拙之別也。今夫木之大者。凌霄漢。戰風雨。蒼皮黛色。千年尙新。然溯其始。則一粒種子。託根於地中而已。川之洪者。溉田野。汎濛幢。百折不絕。萬古不息。然探其源。則一道活泉。盈湧而出耳。是知種子者木之誠也。活泉者川之誠也。唯其有是誠。所以成其大。物尙然。况於人乎。人苟有一片之誠。存於胸中。則雖若甚微不可見。而實爲萬事之根源。可以修藝事。可以植學識。可以治民人。可

以交神明。此編曰勉強忍耐。曰善乘機會。曰不忽小事。曰偶然解悟者。不一而足。是皆人之所以成其業也。然而推其本。則不外於一誠之發爲此數者而已矣。是故讀書學問者。及學工事者。當自問於己。曰。果能發於誠心否。苟發於誠心矣。則自能勉強忍耐。自能善乘機會。自能不忽小事。自能偶然解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焉。呂新吾曰。才自誠出。才不出於誠。不得算箇才。誠了自然有才。今人不患無才。只是討一誠字不得。斯言也。可爲世間才子頂門一針。

第八編序

論剛毅

或曰。泰西多出剛毅之人。蓋一由於天氣沍寒。軀幹堅實。一由於土地礪確。非勤勉不得食。余曰。此事容或有之。然其大本。不在此區區者。曰何也。曰。泰西人所以多有剛毅之行者。由於有剛毅之原質也。曰何謂剛毅之原質。曰慈也。信也。不觀雜末耶維廉士之事乎。確信其道。愛人如己。痛苦不避。死生不易。不觀翰回沙泊之事乎。多救嬰兒之命。永脫黑奴之苦。千艱萬阻。不挫不折。必達其志而後已。蓋

如此數人。肝脾骨肉。毛髮爪甲。皆由慈與信而成。故此身苟存。此心不喪。欲不剛毅。奚可得乎。以是可見剛毅者。心志之力。而慈與信實其原質也。或曰。世固有強忍有力者。亦可謂剛毅之人乎。曰。非也。如李斯呂惠卿。豈不見強忍有力者。然其所爲。不根於慈信之心。而出於嗜慾之私。故弊害所極。身喪國敗。宣尼不云乎。根也慾焉得剛。

第九編序

論務戰事之人

或謂余曰。西國之事理。大概盡於是書。余曰否。此不過一人一家之書耳。若以此爲盡其概略。則大謬。且與余譯之之意。甚相徑庭矣。夫天下之事理。日出而不窮。古人之所是。而今人非之者有矣。今人之所是。烏知不爲後人之所非乎。古人之所不言。而今人言之者有矣。今人之所不言。烏知不有後人之言之者乎。天下盡以爲非。而一人獨是之。在當時則受縲絏之辱。在後世則得泰斗之名。如加利列窩者有矣。天下之同論。豈必是。而一人之異見。豈必非乎。天下之所未言。而一人

獨言之。在當時則見戮爲罪人。在後世則見尊爲聖人。如梭格拉底者有矣。天下通行之說。豈必是。而一人創始之論。豈必非乎。是故縱舉宇宙間千百之意見。議論而猶未足以盡天下之事理。况此區區一小冊。何足以窺其萬一乎。且余所以譯是書。欲使人進而習讀西籍。謙虛其心。容受新見異說。務集衆人之智識。而不妄執一己以論斷也。乃不然而讀此隔鞞搔痒之譯書。遽以爲盡其概略。豈予心哉。或又曰。是書所說。合於孔子之旨。故可取。余曰。然則子豈謂孔子之所不言。則概不足取乎。此與孔子之意悖矣。不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乎。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乎。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則其務聽納新見異說者。果何如也。若死讀孔子之書。留滯而不化。以此規天下之事理。一言不合。駭以爲怪。如此則與孔子好學。如不及之意。正相反矣。夫學問之事。貴乎集衆異以備思察。濯舊見以冀新得。譬如貯書。若子擁萬卷。而同皆一書也。則奚貴於多。譬如食大餐。郇廚侯鯖。五味八珍。衆異并備。然後美於口。不然而食前方丈。所陳唯一種。

物。則其同也。豈不可厭乎。掛眼鏡之紅色者而觀物。森羅萬象。莫不紅者。掛碧色者。則乾坤一碧。掛黃色者。則宇宙皆黃。若先執一己之見。以聽他人之論。則其所謂同。亦非其真也。舜好察邇言。舍己從人。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古人之好學。汲汲不倦。虛以受人者如此。豈若後人之先入爲主。好立異同。而妄相是非哉。如是書。子特宜收爲萬卷中之一部可也。以此自足不可也。以此自是大不可也。或以是律他人之議論。更大不可也。天下之事理。浩如巨海。豈得以升斗之量概之哉。

第十一編序

論自修之事及其難易

余讀此編。始知西國所以興也。西國人民。事神敬天。利用厚生之類。其事不可一二數。而皆專心一意。死生不移。國安得不興。或曰。國之興衰。與氣數相表裏。非人力所能也。曰不然。聖人於泰之象。釋之曰。君子道長。泰之爲卦。陰陽相半。君子之道。獨何以能長也。蓋當泰之時。氣數則陰陽不相下。然君子於我職分。自強不息。

日進一日。則氣數不復足道。故曰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孰謂國家之興。非人力所能哉。雖然。自非專心一意。死生不移者。安能得盡我職分。良之上九。聖人系之曰。敦艮。西國之所以興。亦不是過已。

偉人訥耳遜軼事

人苟無名譽心。則已有名譽心。則雖有千百難事。橫於前途。以遮斷其進路。而鼓舞勇氣。終必能排除之。英之偉人訥耳遜者。五洲所共聞也。幼時與兄同在一學校。當冬季休暇終而歸校之時。與兄並轡適校。途中風雪大作。寒徹骨不可支。其兄乃約訥耳遜同歸家。見其父。父曰。歸校與否。吾聽汝等之自由。雖然。凡發念欲做一事。必做成之而後已。此大丈夫之舉動。而榮譽之事也。半途而廢。面目掃地之事也。汝等試兩者比較而擇所從。訥耳遜聞言。即從兄更上歸校之途。兄猶有難色。訥耳遜厲聲曰。阿兄忘榮譽之一言乎。卒相俱以去。嗚呼。訥公其後造赫赫之偉業。轟風雲於大地。雖其器量膽畧。超軼尋常。抑豈不以此名譽心旁薄而宣洩矣乎。

飲冰主人曰、訥耳遜者何人乎。其人棲息於海上者三十五年。中間經大小百二十四回之戰鬪。而赫然爲世界歷史之一大人物者也。當十八世紀之末。以威如雷霆。猛如虎豹之拿破侖。蹂躪馬蹄於歐洲全土。各國之帝王將相。膝行莫敢仰視之時。而有鬼神之算。鐵石之胆。電光之手。腕訥耳遜其人者。率英國艦隊。屢決死戰於海上。卒勦滅法國及其同盟國之海軍。使不能再立。而地中海之海上權。遂全歸英國之手。至今歐洲有井水飲處。莫不知其名焉。嗚呼榮矣。人人知其榮。而抑知其犯險。冒難。遇敗受挫。百折不回。萬死一生。而以易之者乎。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或直行。或曲行。或顯流。或伏流。遇有山陵之障。則繞而避之。遇有沙石之阻。則挾而赴之。要之必奔流到海而後已。任事者可以鑒矣。

放棄自由之罪

西儒之言曰、天下第一大罪惡。莫甚於侵人自由。而放棄己之自由者。罪亦如之。余謂兩者比較。則放棄其自由者爲罪首。而侵人自由者乃其次也。何以言之。蓋苟天

下無放棄自由之人。則必無侵人自由之人。此之所侵者。卽彼之所放棄者。非有二物也。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二語羣學之通語。嚴侯宜譯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日本譯爲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今合兩者並用之。卽欲

定以爲名詞焉

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爲優者。務爲

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爲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故自由之有界也。自人人自由始也。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如以爲罪乎。則宇宙間有生之物。孰不爭自存者。充己力之所能及。以爭自存。可謂罪乎。夫孰使汝自安於劣。自甘於敗。不伸張力線。以擴汝之界。而留此餘地。以待他人之來侵也。故曰。苟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累可也。

國權與民權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矚目切齒怒髮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矚目切齒怒髮曰。彼歐美之虎狼國。耽耽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棄之罪。不可道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觀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於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跼天躋地於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

皆在國民之放棄耳。於民賊乎何尤。於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蓋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髮胡爲者。

破壞主義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於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云。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於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鍤。譬之進藥於痞疴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闢斧。則輸倕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

根源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源。閣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於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間施之於日本而效。今先生於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觥觥。大鼓鞞鞞。大潮洶洶。大風蓬蓬。捲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尙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尙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尙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尙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自信力

任天下者當有自信力。但其事當行者。卽斷然行之。嘖嘖嚙嚙。瞻前顧後。是小丈夫之所爲也。日本明治初年。伊藤大隈二人。謀設東海道鐵路。井上馨澁澤榮一以時機尙早止之。不聽。遽建議於太政官。借洋債以興之。朝議囂囂。不謂然。或問其辦法如何。或問其工費如何。伊隈二人相顧杳然。不知所對。乃曰其詳細章程。俟諸明日。退而訪前島密氏。託其擬章程。並作豫算表。前島亦毫不知鐵路之事。雖然。二人固乞不已。前島乃算其大概。草一稿。名曰橫濱京都鐵路臆測書。翌日二人攜之以示於朝。議遂決。

當時政府之財力甚薄弱。無資本以經營此等新事業。又未知公債之法。會英人有姓訥耳遜名阿里者。自香港上海至日本。當時東京未有西洋大客寓。故寓英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謁伊隈二人。曰。聞諸公欲設鐵路。而無資力。若果有所命。僕當效力。二人未知阿里爲何如人。以爲必英國史上著名海軍提督訥耳遜之族也。

又見其寓使館中。以英使之紹介而來。謂必是貴族。今其人肯貸金與我。真天賜也。乃遽與貸一百萬磅。計利九分。以橫濱海關稅作抵。伊藤大隈當時未知洋債之性質如何。以爲必訥耳。遜阿里以己之資本而貸之也。其後倫敦泰晤士報來。忽見登有告白。招人購買日本公債票。二人驚愕失措。蓋初時以爲借金之事必秘密無人知。今忽揭於新報上。恐政府之守舊黨見之。罵爲賣國也。乃急遣前島密上野景範二人往英國。將收回借券作罷論。二人到倫敦。則其公債票早散布已盡。而其所謂阿里者。實與偉人訥耳遜毫無瓜葛。不過一經紀買賣之人耳。二人大驚。無法收回借券。乃議出金買回已散出之債票。其事一旦傳於市上。日本公債。忽每百磅騰價二三磅。不得已。仍以所借債歸。卒以成京濱鐵路。

飲冰主人曰。伊藤大隈。鐵路之辦法不知。鐵路之經費不知。公債之性格不知。買人之情態不知。何其陋也。不知而貿然倡辦之。貿然訂借之。何其鹵莽也。雖然。使待其一。一知之。然後辦之。則京濱鐵路。恐無成之一日。而彼技師岸買。於此等事。一一知

之者何限。然其事必待成於伊隈之手而不成於此輩。何也。有自信力也。苟信此事之不可不辦。斯辦之矣。陋也。鹵莽也。固可以敗事。然事事而辦之。敗者雖九。而成者猶有一矣。事事而不辦之。則並此一成者而無有焉。然則孰爲敗而孰爲成矣乎。吾記二公軼事。使人知日本赫赫如二公者。其陋也。鹵莽也。固如此矣。苟能有其自信力。天下事何有焉。雖千萬人吾往矣。

善變之豪傑

吉田松陰。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

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

其後乃專主尊王

討幕。

幕府者大將軍也。

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於平和。而可以保

獨立。則無甯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

意大利之偉人。

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洱者。

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爾尼亞王爲大宰相。卒

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覆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

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藉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絃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加布兒與諸葛孔明

偉哉加布兒。吾求諸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之豪傑。可與髣髴頡頏者。其惟諸葛孔明乎。劉備以屢敗屢陷漂泊無所依之勢。而諸葛挾之以取益州。卒成三分之局。南面稱帝。加布兒挾撒爾尼亞叢爾之小朝廷。而創意大利統一之業。其地位與時勢。皆有相若者。諸葛之遇先主。猶加布兒之遇維克杜兒王也。加布兒既相。毅然以國家安危自任。整頓內治。首理財政。興工業。盛教育。此孔明治蜀之成規。而陳壽所最稱者也。其與法國拿破侖第三相結以抗奧國。一孔明結孫權以圖魏之成算也。弱小

新造之國而欲與強國爲難。非助以外交之敏腕不能爲功也。其使全國民皆爲兵。日日磨鍊而鼓舞之。卽孔明欲爲北征而先入南之政略也。雖然。諸葛出師未捷。費志以亡。加布兒卒能成功。輝意大利之國威於天壤。殆諸葛之才不及加布兒耶。非也。劉備非維克杜爾王之比也。

加布兒之大政略在聯法。諸葛之大政畧在和吳。而劉備不能用諸葛之謀。所以敗也。凡天下一事之成。必有許多事與之相因。然後成焉。如機器然。合全機以成體。既發其一。則他與俱敗矣。吾讀加布兒之傳。而不能不重爲孔明悲也。抑猶有一義焉。加布兒謀意大利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一統之業終成。諸葛謀蜀漢之一統。未竟而卒。卒後而漢遂亡。此其故何歟。蜀漢之國民。又非意大利國民之比也。意大利之企畫一統者。全國之國民也。而蜀漢之企畫一統者。諸葛一人而已。凡事而專屬於一人者。此一人去而大事皆去矣。故善謀國者必自養國民之氣。開國民之智。始

論強權

第一章 強權之界說

強權云者。強者之權利之義也。英語云 The Right of the Strongest。此語未經出現於東方。加藤氏譯爲今名。何云乎強者之權利。謂強者對於弱者而所施之權力也。自吾輩人類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無機物世界。皆此強權之所行。故得以一言蔽之曰。天下無所謂權利。只有權力而已。權力卽權利也。

凡動植物世界及人類世界。當強弱二者大相懸隔之時。則強者對於弱者之權力。自不得不強大。因強大之故。自不得不暴猛。譬之獸類。虎獅其最強者。故其於弱獸任意自由而捕食之。是獅虎之權力。所以大而猛也。惟強故也。於人類亦然。昔者野蠻世界。強大之民族。對於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又同一民族中。其強者對於弱者。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不甯惟是。文明人民對於半開及野蠻之人民。其所施之權力。必大而猛。是無他故。皆自強弱之懸隔而生。強也弱也。是其因也。權力之大小。是其果也。其懸隔愈遠者。其權力愈大而猛。此實天演之公例也。

在動物與野蠻世界。其所謂強者。全屬體力之強也。至半文半野世界。半有稱爲

謂強者。體力與智力互相勝也。文明世界。所謂強者。卽全屬知力之強也。自文明人

以觀半開野蠻之人。其強者對於弱者所施權力之大而猛。實有可驚者。如酋長國

王之制其人民也。貴族之制平民也。男子之制女子也。其權力所行。殆非同類相待

之所宜有。是無他。其懸隔大故也。至文明人民。則治者與被治者之間。貴族與平民

之間。男子與女子之間。其強弱之懸隔不甚大。以故治者對於被治者之權力。貴族

對於平民。男子對於女子之權力。不得行其暴猛。漸改而就溫良。是蓋由強弱之懸

隔不甚遠。其昔之所謂強者。不得任意振其權力。譬如以獅遇羊。則其權力必大至

無限。以獅遇虎豹。其權力不能大至無限。然則文明之世。非治者與貴族與男子肯

甘心自滅殺其強者之權力也。實則被治者與平民與女子。其智力既已漸進。不復

安於前此弱者之地位。而前者之強者。遂不得不變其暴猛之權力。而爲溫良之權

力。然則直謂前此之弱者。漸出其強權。因弱者已漸爲強故有強權以壓制前此之強者。使不得

不稍弱。殆無不可也。

由此觀之。強權有兩種。一曰大而猛者。一曰溫而良者。雖然。等之爲強權也。尋常學者。驟聞強權二字。輒以爲專屬於大而猛者。而不包有其溫而良者。此實誤也。猛大與溫良。視乎他力與本力相對之強弱。而本力所現之象隨而異云爾。若本力之原質。則固非有異也。此吾所以統括猛大與溫良兩種之權力。而概名之爲強權也。

第二章 論強權與自由權之關係

曰強權。曰權力。聞者莫不憎而厭之。謂此乃上位施於下位。無道之舉動也。人羣之蝥賊也。曰自由權。曰人權。聞者莫不愛而貴之。謂此乃人民防拒在上之壓制。當然之職分也。人羣之祥雲也。雖然。就前章界說之定義言之。而知強權與自由權。其本體必非二物也。其名雖相異。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礙。以得己之所欲。此則無毫釐之異者也。不過因其所遇之他力而異其狀。因以異其名云爾。彼野蠻與半開之國。統治者之知識。遠優於被治者。其駕馭被治者也甚易。故其權力勢不得

不猛大。至文明國則被治者之智識不劣於統治者。於其伸張其權力以應統治者。兩力相遇。殆將平均。於是各皆不得不出於溫良。若是者謂之自由。

昔康德氏最知此義。其言曰。統治者對於被治者等。貴族對於賤族。所施之權力。卽自由權也。蓋康氏之意。以爲野蠻之國。惟統治者得有自由。古代希臘羅馬。則統治者與貴族得有自由。今日之文明國。則一切人民皆得有自由。又李拔爾氏之說。亦大略相同。其意謂專制國之君主。與自由國之人民。皆熱心貪望自由權者也。故自由權可謂全爲私利計耳云云。康氏李氏皆日耳曼大儒也。其論如此。可謂中時矣。要而論之。前此惟在上位者有自由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自由權。前此惟在上位者有強權。今則在下位者亦有強權。然則強權與自由權。決非二物。昭昭然矣。若其原因。則由前此惟在上位者乃爲強者。今則在下位者亦爲強者耳。故或有見人民伸其自由權以拒壓制之強權。以爲此強弱之迭代也。不知乃兩強相遇。兩權並行。因兩強相消。故兩權平等。故謂自由權與強權同一物。驟聞之似甚可駭。細思之實

無可疑也。

諸君熟思此義。則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謂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權利云也。我輩人類與動植物同。必非天特與人以自由平等也。康南海昔爲強學會序有云。天道無親。常佑強者。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強權。別無他力。強者常制弱者。實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則欲得自由權者。無他道焉。惟當先自求爲強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強其身。欲自由其一國。不可不先強其國。強權乎。強權乎。人人腦質中不可不印此二字也。

第三章 論強權之發達

凡一切有機之生物。因其內界之遺傳。與外界之境遇。而其體質心性。生強弱優劣之差。此體質互異之各物。並生存於世界中。而各謀利己。則不得不相競爭。此自然之勢也。若是者名之爲生存競爭。因競爭之故。於是彼遺傳與境遇。優而強者遂常占勝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敗。此亦當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爲優勝劣敗。

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雖然。其發達之次序。亦有可言焉。在禽獸世界。其強權之所施。惟在此種屬與他之種屬之間。如虎與羊。紹與鼠之間是也。而已。若其同一種屬之間。則其強權不甚發達。野蠻人亦然。當草昧未開之時。同一人羣內之競爭。而出其強權者甚稀。其始惟人類對於動植物而施其強權。其繼則此羣對於彼羣而施其強權。其後乃一羣之中之各人甲對於乙乙對於丙而有強權。蓋由人羣進步發達。而生存競爭之趨向日漸增加。而強者之權利。乃日漸加大。於何證之。如一人羣之初立。其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差別殆無有。故君主對於人民之強權。亦幾於無有。是爲第一界。亦謂之據亂世。其後差別日積日顯。而其強權亦次第發達。貴族之對於平民亦然。男子之對於婦人亦然。是爲第二界。亦謂之升平世。至世運愈進步。人智愈發達。而被治者與平民與婦人昔之所謂弱者。亦漸有其強權與昔之強者抗。而至於平等。使猛大之強權。變爲溫和之強權。是爲強權發達之極則。是爲第三界。亦謂之太平世。

或問曰：既已相消矣。既已平等矣。則世界無復有強權之跡。謂之爲強權消滅則可矣。謂之爲強權發達何耶。且此第三界者與第一界何以異乎。答之曰：不然。第一界之時。人人皆無強權。惟對於他族而有之耳。故平等。第二界之時。有有強權者。有無強權者。故

不平等。第三界之時。人人皆有強權。故復平等。要之以強權之有無多寡。以定其位置之高下蠻野。百不失一。如專制主義。自今日視之。誠爲可笑可憎。然要之彼一羣之中。尙有有強權者若干人。則勝於前此之絕無強權者矣。貴族政治。神官政治。亦其有強權之人日漸加增之徵驗也。近世經一次革命。則有強權之人必增多若干。而人羣之文明必進一級。前此經過者如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皆是也。今日歐洲各國有強權之人。增於二百年前。不知凡幾矣。然則今日西人之強權發達已極乎。曰：未也。今日資本家之對於勞力者。男子之對於婦人。其階級尙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尙甚遠焉。故他日尙有必不可避之二事。曰：生計革命。

日本所謂
經濟革命

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後人人皆有強權。斯爲強權發達之極。是之

謂太平雖然。此就一羣之中言之耳。若此羣對於他羣。而所施之強權之大小。又必視兩羣之強弱以爲差。必待羣羣之強相等。然後羣羣之權相等。夫是謂太平之太平。

豪傑之公腦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爲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爲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爲成敗比例差。兩虎相鬪。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斷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滅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鬪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

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乎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鬪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廁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爲少也。既服公理矣。通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卽爲聯合。察羣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鑲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於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皆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意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咸立於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卽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

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蒙的斯鳩的斯鳩之學說

蒙的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少壯探

討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爲本州議會議員。同年入學士

會院。益刻苦厲精研究各學。頗有著述。爲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游歷

歐洲諸國。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

法精理。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

思想言論爲之不變。真有黃河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可以

想見其聲價矣。當法皇路易第十四之際。君權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

叢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蠹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

化。日寢寢流入。於是國民新思想漸起。以反動力排斥政治之專制。教會之橫恣者

紛紛然矣。而蒙氏之書。乘時而出。所以哄動一世也。蒙氏學說。以良知爲本旨。以爲

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律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其爲術也。凡風俗政體人心家制及人羣中一切制度。與法律有關涉者。皆研究之。蒙氏又分各國之政體爲三大類。曰專制政體。曰立君政體。曰共和政體。而於共和政體中。復分兩種。一曰貴族政體。二曰平民政體。後世談政體者。多祖述其說。蒙氏又謂國有三權。一曰立法。議院是也。二曰行法。政府各部是也。三曰司法。裁判院是也。至今各國制度多採之。謂之三權鼎立之制。蒙氏又論奴隸之制。亟當廢禁。又論法堂裁審。不得施刑拷訊。及陪審員之必當設置。今歐洲文明之國。皆一一行其言。故蒙氏者。眞可稱地球政界轉變一樞紐云。以千七百五十五年

乾隆二十年

卒。年六十六歲。

蒙的斯鳩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卽可以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卽循此理而設。

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線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

又曰：義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之理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寧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畜或商賈。各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及性質。不寧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制此法者宗旨之所在。今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之。未可執一以論也。故余著萬法精理一書。卽就各邦而考察此數者以論明之。所謂法律之精神也。

弗以埃曰：蒙氏之意。謂法律之精神。在於所以立法之種種原因。是猶局於物理

學即格致學之旨義也。物理學者。僅於此事物與彼事物相交。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非以吾心爲之主。蒙氏之學限於是。未爲能透徹於法律之眞精神也。眞精神者何。卽盧梭所謂人人意想之自由是也。

又曰。蒙氏之於法律。特就現今所行者。而講究其原因。謂之爲法律之史家可也。未可謂之爲法律之理學也。

任案欲求得所以立法之原因。其勢不能不議論其是非。判斷其得失。蒙氏於所著萬法精理中。其所議論判斷。往往爲後來改制之模範。功固不在盧梭下也。

蒙的斯鳩曰。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懼伏於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自由權。是謂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置尊立君。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蒞於民上。然其威權。受

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其君主惟務以武力威嚇其民。故此種之政。以
使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
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纍纍綴樹上。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
樹而捫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但使國祚尙
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
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採果無異矣。

蒙的斯鳩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彼以奪民自
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
又常不相容者也。故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
關。本自有相牴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
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則一時無戰亂而已。

又曰。凡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

任案人之恆言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歷徵諸二千年之史傳。其陳迹誠如是也。不知其所謂治者。非眞治也。特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以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故未有經百年治安者。此專制政體之所必至也。夫使果爲眞治矣。既治之後。則斷無復亂之理。春秋三世之義。由據亂而進於昇平。太平是也。既治而復亂。則固不得謂爲已治焉耳。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以納其民於隕然不動之域。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之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謂之爲抗抵爲異圖。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

又曰。凡專制之國。馴擾其民。使若禽獸然。習一二技藝。得隨意而鞭撻之。民既頑冥如禽獸矣。故其中有一極獐惡而善於威嚇之術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寧惟是。乃至

雖不以人爲君。亦能統御之。昔瑞典王查爾第十二。嘗有所命於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若卿等抗朕命。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院遂唯唯從命。由此觀之。一隻之履。可以御臣民。吾故曰不必人爲君也。

蒙的斯鳩論立君政體與專制政體之異。其畧謂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律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爲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沿國家舊制。國王之下。有若干之閥閱權貴。皆有自其先世相傳之規條。君主或自恣。則此輩輒援例以規諫之。藉以裁制君權。如斯而已。

任案蒙氏所謂立君政體者。頗近於中國二千年來之政體。其實亦與專制者相去一間耳。若英國之君民共治。不與此同科也。窩的兒嘗評之曰。蒙氏所論專制立君二者。其性質實相同。特其手段稍異耳。昔有黠鼠說狸奴。使繫鈴於

其頸。爾後狸奴來覘鼠。輒聞鈴先避。以免於難。蒙氏所謂立君政治。則繫鈴於狸奴之頸也。云云。其喻可謂切當。蓋雖繫鈴之貓。未嘗無捕鼠之志。立君之君。亦未嘗無虐民之心也。

蒙的斯鳩曰。立君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使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一種矯偽之氣習。深入於臣僚之心。卽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立君政體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之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或致身效死。以徼身後之榮。究其實。則全屬一種矯偽之氣而已。

又曰。立君政體之國。欲其不速歸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合而爲一。如是。則必有希合民心。勉強行道之事。而其國亦得以小成。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羣臣之中無高爵碩望。可以鈐制之者。其君主必至自視如鬼神。一無顧忌。

任案中國二千年來所謂賢君令辟者。其得致小康。皆賴此也。然如本朝之高宗。亦所謂好名之極。正自視如鬼神者也。

譚瀏陽遺墨

瀏陽之學。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其大端具於仁學一書。我支那四千年未有之盛業。不待論矣。其零墨碎金。散於人間者。隨時哀錄之。以廣其傳。左三則爲同志書箴之語也。其書在著仁學之後。

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無不能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樂。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

曾重伯言舟中聞槳擊水。心之知識。卽逐聲而往。槳自槳。水自水。聲自聲。心自心。何

以遽相湊泊。因有悟於中陰入胎之理。余於中陰湊泊之機。信是如此。所可懼者。非具甚深智慧。轉世之後。德業一時墜失。何其無記性也。及重思之。知識本來無記性。後境而思前境。今日而思昔日。似有記性矣。然必置此思彼而後得。非不待更端而同時並得也。然則知中識中。僅能容得一事。其餘皆謂之遺忘可也。生人知識。有體魄之可寄。尙自無有記性。復何論於憑虛無著之中陰。此成大圓鏡智者。所以無後無前。無今無昔。容則並容。得則同得。一多無礙。不在兩時。

夫萬善之首必曰信。萬惡之首必曰不信。於耳目所不及。接而生疑想者。是爲不信。於過去未來而生久遠想者。是爲不信。於大小長短多寡而生容積想者。是爲不信。於一念頃而自放逸者。是爲不信。於常精進而生退轉想者。是爲不信。於少有所得而生自足想者。是爲不信。於一乘中而生二想者。是爲不信。廣說雖累大萬。不能盡也。譬如盲人而與說日。彼終不信。以不信故。雖佛威神力。終無能使彼知日。

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

陸羯南語任公曰。君等今熱心於教育之事。其目的所在。有不可不熟審者。勿徒謂文明之可貴而已。卽如我日本之大學。謂摹倣文明。成效卓著。但自其表面觀之。則然爾。至於裏面。其腐敗有不可勝言者。當局者一依德國主義。其所以爲教者。則以服從政府爲之精神也。遂使全國少年。缺獨立自重之氣。成卑污劣下之俗夫。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

任公瞿然曰。有是哉。此吾疇昔所以深慨痛恨於我中國。而不意日本之猶未能免是也。以日本教育之進步。比諸吾中國。其相去何啻千萬。而日本愛國之士。猶以比諸秦政之坑焚。然則如吾中國者。又將何擬也。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所以使人柔順屈從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於民賊之下也。任公曰。此二氏之言。然耶。否耶。我國民試一自省之。嗚呼。亡天下者。豈必八股。豈必楷法。豈必考據。豈必詞章。苟無精神。雖日手西書。口西法。其腐敗

天下自速滅亡。或更有甚焉耳。

中國自數年以來。學校之議蜂起。或官立。或私立。各省所在多有。雖然。吾不知其所以設校之意。將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將欲養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乎。抑將爲此侏侏衿纓。謀他日衣食富貴之路乎。彼設校者。豈不曰吾將智之。使爲國家禦侮之用也。雖然。吾見彼入學者。日益以愚。而叩其來學之心。有不爲他日一身之衣食富貴而來者。殆萬中不得其一也。以此言之。學堂其有愈於書院乎。西學其有愈於入股乎。吾烏從而言之。

凡一統專制之國。值承平無事之時。但求輯和其民。使無反側。而政府之能事畢矣。若是者。以服從爲教可也。若夫處於萬馬奔軼。萬流激湍。鬪智鬪力之世界。立於千鈞一髮。孤注一擲。累卵岌岌之地位。非濬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則奄奄殘喘。豈復有救。夫所以濬之鼓之之具何也。自由是也。自由者。精神生發之厚力也。嗚呼。日本之國家教育。尙未克語於此。吾於中國更何責焉。

雖然以日本之教育。於泰西文明之事物。幾於具體而微。而有識之士。其憂之也。猶且如是。况吾中國者。固無精神。並無形質。而舉世所謂志士者。以此不完不具。無可托擬之事。以相夸耀。若以此爲盡我維新之天職者。然彼靡靡肉食者。自甘爲奴隸。又欲奴隸我民。固不足責矣。願我國民其終不悟耶。其終不悟耶。

日本 祈戰死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憩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紅白之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有題曰送某步兵某君。某砲兵某君入營者。蓋兵卒入營出營之時。親友宗族相與迎送之。以爲光寵者也。大率每一兵多者十餘標。少者亦四五標。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於道。標則先後之。親友宗族從之者。率數十人。其爲榮耀。則與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讚頌祝禱之語。余於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

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尙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吾嘗見甲午乙未間。日本報章所載贈人從軍詩。皆祝其勿生還者也。杜甫兵車行。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以視此標上所謂祈戰死者。何相反之甚耶。

中國魂安在乎

日本人之恆言。有所謂日本魂者。有所謂武士道者。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謂中國魂者。皇皇然大索之於四百餘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傷哉。天下豈有無魂之國哉。吾爲此懼。

或曰尙武之風。由激厲而成也。朝廷以此爲榮途。民間以此爲習慣。於是武士道出焉。吾中國向來薄視軍士。其兵卒不啻奴隸。則謂從軍苦也固宜。自由主人曰。此固一義也。然猶有未盡者。尙武之風。由人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兩者和合而成也。人

人皆有性命財產。國家之設兵以保人人之性命財產。故民之爲兵者。不啻各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以此爲戰。戰猶不勇者。未之聞也。不觀兩鄉之械鬪者乎。其子弟相率衝鋒陷陣。其老弱相率饋飲食。雖欲禁之而不能焉。彼固各自爲其剝膚之利害與切己之榮辱也。故吾觀於械鬪。而知吾中國所謂武士道之種子在於是矣。今中國之有兵也。所以鈐制其民也。奪民之性命財產。私爲己有。懼民之知之而復之也。於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似此者。雖日日激厲之。獎榮之。以求成所謂武士道者。必不可得矣。爾來當道者知兵之不可以已也。相率而講之。練之。獎之。勸之。榮祿張之。洞之。待。則其人也。吾見其每年糜數千萬之餉。而兵之不可用如故也。何也。方且相視以盜賊。相待以草芥。欲振之。孰從而振之。夫是之謂無魂之兵。無魂之兵者。猶無兵也。

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爲有魂。

之國。夫所謂愛國心與自愛心者。則兵之魂也。而將欲製造之。則不可無其藥料與其機器。人民以國家爲己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藥料也。使國家成爲人民之國家。則製造國魂之機器也。

答客難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尙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天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於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卽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卽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卽不啻言世界主義。然

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寧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也。吾所言者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云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惡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客謝。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敎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保全支那

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

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或問曰。孟子者。中國民權之鼻祖也。敢問孟子所言民政。與今日泰西學者所言民政。同乎。異乎。曰。異哉。異哉。孟子所言民政者。謂保民也。牧民也。故曰。若保赤子。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保民者。以民爲嬰也。牧民者。以民爲畜也。故謂之保赤政體。又謂之牧羊政體。以保牧民者。比之於暴民者。其手段與用心雖不同。然其爲侵民自由權則一也。民也者。貴獨立者也。重權利者也。非可以干預者也。惟國亦然。曰。保全支那者。何以異是。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

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爲歡慙。一爲愁慘。其境絕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帶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卽綠卽黃卽苦卽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

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卽吾所受之境之真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

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窗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苦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

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慧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

非詔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蠢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亘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襪褌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摹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騶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

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踏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無名之英雄

日本德富蘇峯所著靜思餘錄。中有文一篇。題曰無名之英雄者。余甚愛之。今摘譯一二以實我自由書。其文曰。

吾今尙記憶。吾兒時常伴親屬出鄉赴熊本。於其途間。忽見巍城聳空。有睥睨天地之概。吾驚喜欲狂。當時吾惟知其高大耳。問其何以高大之由。不能知也。吾今尙記憶。吾昔在學校。愛英雄。仰英雄。夢英雄。心醉英雄。當時吾惟信英雄之爲英雄耳。問英雄之何以得爲英雄。不能知也。

嗟乎。吾乃今始有所悟。彼一片之石雖大。不足以築高城。一箇之人物雖偉。不足以爲英雄。使高城如彼其高者。有無名之礎石爲之也。使英雄如彼其大者。有無名之英雄爲之也。爾勿以英雄之事業爲一人一個之事業。又豈直事業而已。卽彼英雄之自身。亦非一人一個所得而成也。城樓之聳於雲霄。據樓下無數之礎石而聳。彼高城者。代表此無名之礎石云爾。英雄之秀出世界。賴無數絕不知名之英雄而秀。彼英雄者。代表此無名之英雄云爾。

華盛頓英雄也。使彼爲宇宙一閑人。果能成就十三州之獨立乎。格林空英雄也。使彼不在於清教徒之社會。果能奏英國革命之績乎。路得英雄也。使彼不立於

十六世紀歐洲之中心。則宗教之改革。果成於彼之手乎。是決不可。是故華盛頓之下。有無名之華盛頓無量數焉。格林窆之下。有無名之格林窆無量數焉。路得之下。有無名之路得無量數焉。彼英雄者。恰如金剛石。觀來雖僅一塊。分拆之則實由多數之同質同角度同分子的阿屯體而成者也。

人孰不曰造天下者英雄也。雖然。造英雄者誰乎。若以彼英雄爲世界之恩人。然則英雄之恩人誰乎。曰。是非賴此無名之英雄不可。

有一英雄。必有一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有一無名之英雄。又必有他無名之英雄扛而負之。譬之一水車之大輪。必與他之小輪合力而動。而動此大小車輪之水勢。又自何處來乎。今日洶洶轉磨千萬匹馬力之水。卽昨日深山幽谷中流觴咽石游魚清淺之水也。由此觀之。世界之運動。真不可思議。其運動者在於此處。而運動此運動者卻在於彼處。然則世界之大動機。果在何處乎。吾知其在於世界。而不知其在於世界之何處。彼之聳立於世界上而建大旆播大鼓捉大風弄

大潮者。皆所謂有名之英雄也。若無名之英雄何有焉。彼無名者非惟人不知我。卽我亦不自知。夫是之謂真無名。

不觀爾懷中之時辰表乎。自外面觀之。不過長短二針。轉去轉來。其簡單也如彼。自裏面窺之。則有如毛髮之螺線。如比櫛之小輪。其繁雜也如此。世界運動之機關。亦若是焉耳。

立於表面者不過二三之英雄。雖然。世界之事業卽英雄之事業也。英雄者不過其長短二針而已。若謂事業爲英雄獨力所能至。是無異謂時表爲長短針獨力所能行。不亦僥乎。夫彼之造英雄運動英雄者。卽隱於世界中之農夫、職工、役人、商賈、兵卒、小學教師、老翁、寡婦、孤兒等恆河沙數之無名英雄也。彼等固非欲驅使英雄。雖然。世之英雄。未有不甘心下氣俯首而願受其驅使者。莫或爲之。若或致之。所謂無冠之皇帝。非此輩而誰。

嗟乎。彼等者。國之生命也。世之光也。平和之泉也。福之源也。世界之大恩人也。世

若有愛英雄之人。請先愛此無名之英雄。若有欲頂禮於英雄脚下之人。請先頂禮此無名英雄之脚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請先望此無名英雄之出世。豈不聞一株之樹雖大。不足以成森林。一片之石雖崇。不足以爲山岳。無名之英雄。眞英雄哉。

飲冰主人曰。德富氏此論。所謂時勢造英雄之說也。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假使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士卒。雖以拿破侖惠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

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掎斃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卽勿望諸他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出焉矣。

雖然。時勢固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助將帥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訓練此兵卒使能爲我助者。又在將帥也。世有欲爲英雄者乎。盍先用力以造出此無名之英雄哉。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汗流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諭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冀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署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覲之。請惠一短簡。自述踪跡。許其納交。是又某處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卽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盡而不盡。與盡而卽盡。直至與恆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脫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徼倖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而論。留此數十年枉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漸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願與朝菌螻蛄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尙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卽局促如驢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卽有百鍊

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荆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真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遵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褫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則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况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

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聶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撼之。挾之。聲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疊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很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卽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卽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旣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不爲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卽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寧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慚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戚歟。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龔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天下無無價之物

西諺曰。『天謂衆生曰。一切物皆以畀汝。但汝須出其價錢。』可謂至言。任公乃自呵曰。革新者天下之偉業也。汝欲就此偉業。而可以無價得之乎。糴一斗之粟。尚須若干之價值。捕一尾之魚。尚須若干之苦勞。汝視邦家革新之大事。其價值曾一斗粟一尾魚之不若乎。嘻。

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

吾之愛友韓孔菴有詩曰。荆軻沉七族。要離焚妻子。人生苟虛生。不如其死矣。舉目覽八荒。誰爲眞男子。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吾每誦其言。

乃復自呵曰。汝儼然爲此四百兆神明種族之一人。汝之責任何在乎。今日之世界。何。鐵血世界也。而可以筆舌了汝責任乎。汝以筆舌浪竊虛名。汝有何功德於世界。而靦然被人呼汝爲先覺乎。虛名日高一日。則責任日重一日。而汝曾不自知乎。筆乎舌乎。其遂斷送汝一生乎。嘻。

嗚呼。蹉跎髀肉。驚中歲之催人。如此頭顱。求天涯之善價。志士乎。志士乎。胡不自箴。世界最小之民主國

國於世界之兩半球者。其數何限。雖然。有龐然擁數千萬里之地。數千百兆之人。而不能謂之爲國者。亦有眇然地不滿十里。人不滿百數。而不能不謂之爲國者。何也。國也者。對於內而有完備之行政機關。對於外而有無缺之獨立主權者也。苟二者不備。國雖大猶謂之無國。苟二者具備。國雖小猶謂之有國。今列舉世界最小之主國數四。以供覘國者之考鑑焉。不徒爲茶餘酒後之談資而已。

一 達窩拉拉國。在撒爾尼亞即意大利之母國之西北。長五英里。廣不及半英里。亭然一

島國也。居民合計不及六十人。每六年公舉大統領一名。議官六名。皆不受俸銀。報效國事。選舉之際。舉國男女皆有投票之權。自千八百八十六年。成爲獨主國以來。國內靜謐。從無選舉紛爭之事。西人稱爲東歐之一大樂土云。此國之歷史。自千八百三十六年。撒爾尼亞王封其親族某氏爲島主。未及五十年。島民厭君主政體。經數次之戰爭。至千八百八十六年。遂制定憲法。爲一個之民主國。爾來着着改進國政。意大利首認之。列國相繼認之。遂成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此國民之生業。以漁業爲重。農業次之。其生計極豐裕。無外敵之虞。雖無海陸之軍備。一朝有事。六十名之國民皆爲兵云。

二俄斯德國。在法國之南。皮歷尼山之巔。面積僅方一英里半。人口僅百四十。以幅員論。爲世界最小之國也。然其行民主政體。實在美國之前。當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既經法國及西班牙之承認。儼然爲歐洲中一個獨立國。其大統領自元老官中推選。元老官凡十二名。皆國內之老農也。每十二年改選一次。大統領兼收稅吏行

政官裁判官之職。若其所裁決之事。不愜民望。則人民下山而請西班牙之僧正處決之云。

三加耶撒布國。在美國北方。卡羅利拿之西部。國內分爲二洲。雖除英國之外。未有他國認其獨立。然其行政自由自主。不受他國轄治。其位置在於谷地。面積八十八英方里。土地最爲肥沃。大統領四年一任。每年受五百元之薪俸。議員半之。其政府有國務大臣三名。每人民百口。舉議員一名云。

四桑瑪里國。在意大利中部。而世界民主國中最有名者也。面積有三十三英方里。人口八千五百。其京都在距海面二千英尺之高地。京都人口約一千二百。風景絕佳。世界列國。罕見其比。其法律由立法院議員所制定。議員凡六十名。皆終身任期。又自此議員中選十二人爲議官。裁決各種之問題。此議官中。又三人爲國務卿。代表國家。統率內務外務大藏等諸大臣。兵額有九百五十名。財政年年皆有預算表。此國與意大利官條約。凡自意國入口貨物收關稅。自本國出口而往意國之貨

物則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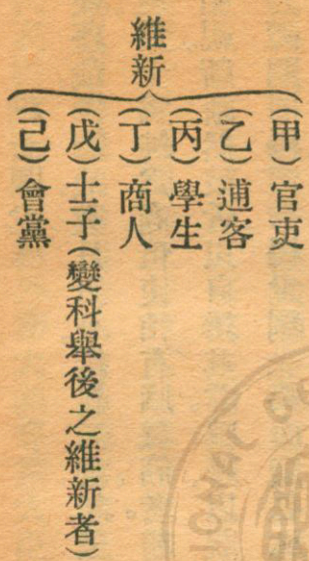
維新圖說

蓬蓬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礪於國中。無論爲帝爲后爲吏爲士爲紳爲商。但使稍有腦氣筋者。苟上以「守舊鬼」三字之徽號。度無不瞋目相視。斷斷然鼓舌以自辨其非。嗚呼。以視去年今日。何其異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譚嗣同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祿毓賢啓秀徐承煜趙舒翹英年德公使日本書記生與夫千數之自立會員千數之義和團黨千數之外國教士中國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攙雜成一種不貲之價值而購得之者也。舉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無益而非無益。嗚呼噫嘻。吾欲爲中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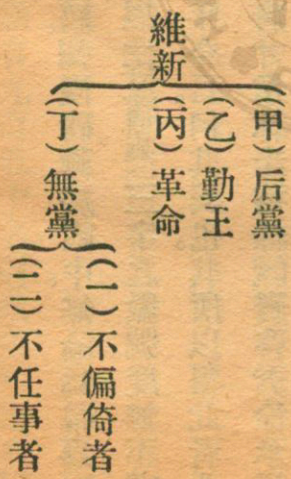
雖然。吾昔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少也而驚。吾今見中國言維新者之多也而益驚。試略舉維新者之種類。有欲奉西后以維新者。有欲奉 今上以維新者。有欲傾滿洲以維新者。有欲緩緩以維新者。有欲急急以維新者。有欲用溫和手段以維新者。有

欲用激烈手段以維新者。有欲行全國集權之維新者。有欲行分立自治之維新者。有排外以行維新者。有媚外以行維新者。有為保朝廷之基業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國民之權利而不得不維新者。有為保一己之權勢聲名富貴而不得不維新者。其種類千差萬別。而又非一人歸一種類。大抵參伍錯綜。攙雜殺亂。而各具一奇異之色相。試列圖以明之。

第一 維新種別圖



第二 維新黨派圖



第三 維新目的圖

第四 維新辦法圖

維新

(甲) 保持現狀

(子) 全保持

后黨
無黨

(丑) 半保持

后黨
勤王黨
無黨

(寅) 半破壞

勤王黨

(乙) 破壞現狀

(卯) 全破壞

革命黨

維新

(甲) 緩辦

后黨
革命黨

(乙) 急辦

后黨
勤王黨
革命黨

(丙) 口辦(實不辦)

后黨
勤王黨
革命黨
無黨

第五 維新主義圖

維新

(甲) 全國集權

(乙) 分立自治

(甲) 君主專制政體

(乙) 君主立憲政體

(丙) 民主立憲政體

(丁) 聯邦立憲政體

后黨
勤王黨
保持現狀

革命黨
破壞現狀

第六 維新動力圖

維新

- (甲) 自動力
- (子) 積學識而維新者
- (丑) 感境遇而維新者
- (寅) 被運動而維新者
- (卯) 趁風潮而維新者
- (二) 憤外國之侵陵
- (三) 憤政府之腐敗

第七 維新變相圖

維新

- (甲) 進化之變相
- (一) 由守舊而維新
- (二) 由吏黨而民黨
- (三) 由革命而勤王
- (四) 由勤王而革命
- (乙) 趨勢之變相
- (一) 由革命而勤王
- (二) 由勤王而革命
- (三) 由民黨而吏黨

第八 維新心術圖

(甲) 爲公……爲國民

維新

(乙) 爲私

(一) 爲一姓

(甲) 爲權勢

(二) 爲一己

(乙) 爲聲名

(丙) 爲衣食

以上八圖。畧舉大概。雖不足以盡其形相。雖然亦既已繁蹟殺雜。千聲萬色矣。吾以爲其種別如何不必問。其黨派如何不必問。其目的如何不必問。其辦法如何不必問。其主義如何不必問。其動力如何不必問。乃至其變相如何亦不必問。所最當辨者。惟心術而已。使其心而爲國民也。公也。無論何種別何黨派何目的何辦法何主義何動力何變相。而必終歸於一致。使其心而爲一姓也。自以爲公而實私也。其志愈誠。其行愈勇。而其病天下也愈甚。使其心而爲一己也。私也。且假公以濟其私也。吾寧願舉四百兆人皆爲『守舊鬼』。而必不願我國有此等人也。嗚呼噫嘻。蓬蓬

哉。鬱鬱哉。數月以來。維新云維新云之語。彌漫磅礴於國中。吾欲以第八圖鑑天下之言維新者。且欲吾儕言維新者之一自鑑也。嗚呼。噫嘻。吾其賀耶。吾其弔耶。

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

十八世紀之末。法國大革命起。血腥模糊。哭聲訇鞞。戳破歐洲之中心點。加以拿破侖曠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燄。而自由之空氣。遂徧播盪於歐洲。動力與反動力。互相起伏。互相射薄。小退大進。而卒有今日。讀近百年來之西史。何其壯也。何其快也。十九世紀之末。中國義和團起。血腥模糊。哭聲訇鞞。戳破亞洲之中心點。亦既已勞全歐之聯軍。僅制其燄。而拿破侖果安在耶。而亞洲大陸自由之空氣。何以沈沈噎噎。而至今無端倪耶。吾欲我國民一思其故。

漢之季也。八俊八顧八廚八及。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漢之亡。而崎嶇山谷。存漢臘數十年者。乃一當時無名之諸葛亮。明之季也。東林復社。名士徧天下。愛國者皆屬望焉。顧無救於明之亡。而飄蓬海島。存明朔數十年者。乃一當時

無名之鄭成功。卽法國大革命之始。民黨名士。星羅棋布。風馳電掣。只能破壞法國。不能成就法國。而成就之者。乃一當時無名之拿破侖。意者中國之拿破侖。今猶未出世耶。吾願愛國之士。其勿以中國再造之業。望諸今日有名之維新黨。彼眞英雄。固不可以名求也。抑所謂今日有名之維新黨者。其勿自尊大。亦勿自暴棄。惟盡其責任。以爲將來出世之拿破侖前驅先導。或者二十世紀之亞陸。其未必多讓於十九世紀之歐陸耶。

前驅亦有道乎。曰有。彼法國之能破壞。非革命黨獨力破壞之也。有破壞之前驅也。法國之能成就。亦非拿破侖獨力成就之也。有成就之前驅也。大革命之戳歐洲。與義和團之戳亞洲。其形跡略同。而結果乃大異者。蓋結果之來。必與原因成比例。蓋亦觀兩者之原因相去何如矣。承前此如此之原因。而欲求將來如彼之結果。是何異磨輒作鏡炊沙爲飯也。西人有言。十八世紀者。十九世紀之母也。專指歐洲言故吾願今日自命維新黨者。勿遽求爲歐洲十九世紀之人物。而先求爲歐洲十八世紀之

人物。吾亞其將有瘳。

西人亦有言。革新之機。如轉巨石於危崖。不動則已。動則其機勢不可遏。必赴壑而後止。故最要者莫過於動力。有動力必有反動力。有反動力又必有其反動力之反

動力。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而大業成焉。試徵諸歐洲。法國大革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其原動

力也。神聖同盟。一千八百十四年其反動力也。七月革命。一千八百三十年又神聖同盟之反動力

也。其後各國之鎮壓政策。又其反動力也。二月革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又其鎮壓政策之反

動力也。卒至帝王同盟散。梅特涅奧國宰相逃。然後全歐之國民主義。乃定基礎焉。其波

瀾之倣詭往復。歷百數十年。未嘗一日停頓甯息。而卒達其目的也如此。我中國戊

戌之役。可謂原動力也。八月政變。其反動力也。義和團。反動力之極點也。今年之競

言維新。又義和團之反動力也。蓋四年之間。而動力之往復者已三次矣。凡力之動

也。其拋線之圈。愈擴而愈大。故第一次之反動力。其現象必更劇於原動力。而第二

次之反動力。即反動力之反動力其現象又必更劇於原反動力。即第一次反動力以次遞進。

皆循茲軌。故見反動力之來。勿懼勿患。當知其第二次加大反動力之來。必不遠矣。吾中國動機。今始發軔。此後反動。其必四次五次乃至六七八九十次而未有已。譬之所謂危崖轉巨石。其崖千仞。而其石今始墜數尋。前途遼哉。豈有艾乎。雖然。夫亦安得而遏之。吾意今世紀之中國。其波瀾俶詭。五光十色。必更有壯奇於前世紀之歐洲者。哲者請拭目以觀壯劇。勇者請挺身以登舞臺。

問者曰。自今以往。第四次之反動力。何自而生乎。曰。不見夫俄羅斯乎。亞歷山大第二未改革以前。俄羅斯民黨之勢力闐如也。其以後。則磅礴鬱積。至於今日。而幾不可復制。夫帝者改革。宜可以銷民間維新黨不平之氣矣。亞歷山大第二之改革。其事業亦不可謂不洪大矣。而反爲導引民黨之火線者何也。蓋革新者危崖轉巨石。非達其終點而決不能中止者也。譬有異味。不嘗則已。嘗則必欲飽啖焉。必非可以染指分杯而饜其欲也。俄羅斯之民。前此不知有所謂平等主義自由思想者。故相與習而安焉。謂爲固然。雖經百數十年不動可也。及經一度改革之後。如十年幽窗

之人。忽開片扇。覩一線之曙光。恍然見天地萬象。如此其可愛。其始不甘以幽窗老也。此所以改革爲動力之大原也。其動力之團。必甚於未動以前。其反動力之團。又如例加大。反反相續。動動不已。自今以往。俄羅斯終不能不行歐洲大陸之政體。此全世界有識者所同料也。吾中國亦若是而已。新黨乎。新黨乎。厚集爾動力。以爲將來出世之英雄驅除。二十世紀新中國其將賴之。

俄人之自由思想

於二十世紀中。有可以右左世界之力量者。三國焉。曰俄國。曰美國。曰中國。是已。而此三國者。又必將大變其前此之情狀。然後可成其大業。變之之道奈何。則美國由共和主義而變爲帝國主義。俄國中國由專制主義而變爲自由主義。是已。

中國與俄國相類似之點頗多。其國土之廣漠也相類。其人民之堅苦也相類。其君權之宏大而積久也相類。故今日爲中國謀。莫善於鑑俄。

倭兒可士鳩者。俄國革命黨之鉅子也。英京倫敦有俄羅斯自由同志會。而倭氏實

爲其會報主筆。於今年二十世紀之初開幕。著錄閱論一篇。名曰「俄人之自由思想」。今譯錄之。俾我國民知俄國之輿情。及其將來變遷之種子。而因以自擇焉。其言曰。

俄羅斯國民之改革思想。五年以來。進化甚驟。蓋初時國民之希望。全注於新皇之一身。今則逐漸遷移。而國民中有新智識者。漸將爲一國之代表焉。不觀夫俄國之學問家與學生乎。其自重之態度。不屈之精神。真有令人起敬者。

今皇尼古喇之初卽位也。有非常之人望。蓋俄國國民。未知新君之主義若何。人物若何。故抱各種之希望。以歡喜熱心而迎之。此其故何歟。蓋先帝亞力山第三。壓制之化身也。其十四年間之政治。使國民疲倦。殆如經半世紀憔悴於虐政者。故亞力山第三得「大鞭撻者」之綽號。非偶然也。此大鞭撻者一旦崩殂。國民之眼。咸注於二十六歲之新皇。以爲此年少英敏之君。必能貴自由。順民望。行寬大之政。故當時俄民。如釋重負。雖然。問喪而喜。恐傷新帝之感情也。故其歡喜之情。

隱祕而不敢發露。大行之歸喪於莫斯科也。葬儀之盛。前古罕聞。悉索賦稅。民不堪命。雖然。俄民不敢怨焉。蓋將忍其困難。以達來者之希望云爾。

吾俄無國會。其代表民意之機關。惟有州會 *Verstnos* 而已。此舉世之所聞知也。故新帝卽位之際。州會爲民代表上書。表其忠義之心。以悼先帝。又以最謙恭之語。瀝述民情。請准以後俄國人民。得以所欲所苦。直達朝廷。不經官吏之手。此其所請。可謂不失於禮。不悖於理。最平和正當之請求也。使新皇而有幾微之新思想。不以家畜視人民。則此等上書。必無害其感情。有斷然者。

千八百九十五年一月十七日。行卽位及大婚禮。市邑軍隊。州會。及各種團體之代表者。六百。人。集於殿前。舉行祝典。皇帝尼古喇。乃宣言曰。『今全國各階級之代表者。爲表白忠愛之心。咸集此處。朕之所深喜也。古來俄國臣民。皆抱至誠之忠義心。故今日卿等之所表。朕深信之。雖然。頃者州會連名上書。欲得全國人民參與國事之權。朕今有不得不質言者。朕於國民有益之事。必以全力赴之。雖然。

至於先帝所行獨裁主義。朕必率由之。罔敢或墜。一言以蔽之。則朕之政治。一無以異於先帝之政治也。云云。」此演說一出。全國人民。不勝失望。實則人民之所希望者。非欲限制君權。乃欲求得真正之獨裁政治而已。彼等於先帝在位之歷年。惡官吏之跋扈。不能堪其殘忍暴戾。而欲以君主一人之直接。據法律以施政。其義甚正。而其情亦甚誠。其奈新皇不悟此意。反因沿前皇腐敗之業。以左袒官吏。此則俄國民所爲意外失望者也。

雖然。彼等無聊之極思。終戀戀然有餘望。以爲皇帝不過少年少閱歷。而思想混雜未決定云爾。待至加冕之時。或更示其真意以利我民。未可知也。故當時全國國民之聲。莫不企踵以望曰。加冕期至矣。加冕期至矣。乃自此後。而國民之失望。有更甚於前者。加冕一役。其費用爲俄國建國以來未有之巨額。而慶祝之日。警察失職。至使人民來祝者。死四千餘人。屍血狼藉。徧於莫斯科之野。而皇帝曾無一毫哀悼之色。欣欣然以赴跳舞會。於是人民不勝憤慨。遂衝乘輿之前衛。投石

於皇帝之馬軍。毀跳舞會場之陳設。暴言暴行。不一而足。雖警察官極力鎮之。不能禁也。嗚呼。吾俄人民非故與帝室爲仇也。其所以致此者。誰之過歟。誰之過歟。使皇帝自經此役以後。知民巖之可畏。察官吏之無狀。則補牢顧兔。猶未爲遲。乃人民出種種方法。訴其疾苦。皇帝一無所顧。而束縛馳驟。殆更甚焉。民有所請。則輒以下吏議。彼官吏者。人民之蝨賊。盜憎主人。古今通例。欲行民政而下吏議。是何異與虎謀其皮也。於是人民所請。不惟無效。而反以此獲罪官吏。罹法網者道相屬焉。迨乎今年。學生之騷動起。皇帝乃使壓制黨首領威安挪鳩將軍案驗其事。更下嚴詔以脅學生。謂以後復有此等舉動。當以嚴法使服兵役。於是乎俄國人民幾度之希望。於茲盡失。

外國人不知俄國之真相。惟俄國之炯眼而能知之。新皇自倡萬國平和會議之後。聲望隆隆日上。洋溢寰宇。而俄國人民則竊竊然笑之以鼻。不見乎口血未乾。而俄政府已先自破其誓。違悖憲法。而強芬蘭人使服兵役。使負擔加重之經費。

昔林肯有言。「汝欲愚弄一時之人民可也。欲愚弄一部分之人民可也。若欲時時永遠愚弄全部分之人民。恐其不可。」嗚呼。凡爲君主者。爲國民者。皆不可不深鑑此言也。

吾今欲爲我俄民進一言。自古未有倚賴一二人。而能成國家維新之業者。全國人民知前所倚賴者之一無足恃。是卽吾國民政治發達之期至矣。

俄羅斯人。大可自重之國民也。雖合多數之種族以成國。其間言語不通。習俗不同。然其實皆同出於斯拉夫之種族。共建此國以求文明之進步。俄國之起原。在第九世紀。遠後於歐洲列國。加以建國後僅四百年。爲蒙古所侵掠。瀕於滅亡。雖然。我強健之人種。終克大敵。驅而放之。以勢力而自發達。故就外面觀之。俄國民於政治上。於社會上。雖視列國有遜色。然其實際必非劣於他之文明國。試觀其文學界。其藝術界。其音樂詩歌科學之社會。決不在英德諸國之下。至俄人之繁殖力。及其採用文明之速。凡稍解俄國內情者。所共知也。且俄國人之政治社會。

所以進步遲遲者。非我國民不適於文明之政治文明之社會也。實由吾國今日之境遇。全爲官吏所壓抑。而破壞其本有之良性也。使一旦除其豐葳。去其羈絆。任俄民以自然之力自圖進步。則其成效之速。必有聳全球之觀聽者。嗚呼。我國民與壓制政體相戰。既非一日。四十年前。青年革命之事。其若何勇敢。若何壯劇。世之所聞也。彼等之血不虛流。今者機會殆將熟矣。

爾來因商工社會之變動。工價下落。工人愈加困難。不平之氣。愈益增長。千八百九十六年。聖彼得堡之同盟罷工起。凡三萬五千人之勞動者。倡議制限每日勞動時刻。而十萬人之土木工作應援之。其勢力浩大。遂使政府不得不於翌年而發布新法律。

此次之同盟罷工。其所得雖少。然其結果實有重且大者。何則。以民意而使政府改作法律。實起點於茲役也。彼工人所以能結此大團隊。而爲文明之運動者。實由有學識之人士。爲之盡力。而大學生實其中心點也。全國之法律家。及報館主

筆。凡有識之青年。走集而助之。爲之草章程。爲之作捐啓。爲之通聲氣於外國之同志者。聲援既厚。組織既完。乃始發手。故能成得未曾有之功。自茲以往。俄國各大都會。皆有工人同盟。至千八百九十八年。合各都會之同盟爲一大同盟。稱爲他國共和黨。其範圍若何之廣。其勢力若何之強。雖可不計。然俄政府雖極力與之戰。而不能滅之。

民智既開。則專制政治自不得不顛覆。故愚民之術。凡專制政府一定之方針也。雖然。時勢者常動者也。日進者也。俄政府雖有萬鈞之力。亦安能與時勢敵。故政府雖出種種方法以禁窒民智。而民間亦自有種種方法以開通之。卽如著述一道。政府之壓制愈烈。而言論亦愈盛。凡俄國民之曾受教育者。政治思想大發達。革命精神蓬蓬勃勃。而近者學生同盟罷業。其最顯著者也。本年二月二十日。聖彼得堡大學紀念會之日也。校中學生之一隊。以嫌疑而受警察官之凌辱。此事一起。凡全都中之大學生。及稍有學識之人士。咸大激昂。處處集會。爲政治上之

運動。於是大學生共議。向於政府有所要求。所求不遂。則相率不受業於大學。既而海軍士官四十人。首與此學生通殷勤。既而醫學校之生徒。亦同盟罷業。既而全都諸種高等學校女學校。凡十七所之學生。咸加盟焉。同時又派密使於全國諸學校。凡各大都會之學生。盡與首都桴鼓相應。全國學校之教室。幾鍵戶闔無一人矣。

要而論之。凡國民之自由思想。必藉抑壓之勢力而後能勃興。所謂壓力不甚。則躍力不高。此古今萬國所循之常軌也。我俄國何莫不然。今日競爭劇烈之世界。苟民智不進步。社會不發達。則必不能保其地位於列雄之間。雖然。進步與發達。專制政治之敵也。此二者終不能兩立。吾俄國之宗教道德學術。皆有精華美妙之芽。含蘖而未展。一旦除去政治之桎梏。則滿園穠豔。可立而待矣。

二十世紀之新鬼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凡三百日有奇。世界之巨人。死於是者五人焉。一曰英國女

皇城多利亞。二曰日本政友會首領前遞信大臣星亨。三曰意大利左黨首領前宰相格里士比。四曰美國合衆黨首領原任大統領麥堅尼。五曰中國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楊朱有言。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雖復窮尊極貴。殊俊奇傑。亦豈能有與天地長久者耶。環瀛萬里。各自撒手。四時之運。成功者去。碧落黃泉。頗不寂寞。

以權勢地位論之。則域多利亞與麥堅尼爲一類。以聲名之久。福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民間之勢力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與麥堅尼爲一類。以戰功之顯著。外交之敏活論之。則格里士比與李鴻章爲一類。以早年之艱辛。被窘被逐於官吏論之。則星亨格里士比爲一類。以晚年唾罵之多論之。則星亨與李鴻章爲一類。以現時當權一舉一動爲世界所注目論之。則李鴻章與麥堅尼爲一類。以享壽之高論之。則域多利亞格里士比李鴻章爲一類。以齎志未竟。死事慘酷論之。則星亨與麥堅尼爲一類。

域多利亞麥堅尼李鴻章之事實。吾邦人多能知之。茲不具述。請略敘星亨與格里士比之所經歷。

星亨日本近來政界之雄也。明治五年。嘗爲橫濱稅關長。以誤稱英皇爲英王。觸英公使之怒。不肯自屈。罷職而游學英國。明治十年。歸爲政府附屬律師。未幾自由黨興。彼以後進入黨。崢嶸倔強。爲先輩所器重。卒乃握自由黨中獨一無二之權力。星亨一生之歷史。實日本自由黨始末歷史也。當明治十五六年間。彼率黨人攻擊政府。鑿戰不遺餘力。遂以明治十八年下獄。二十年被放逐於外。二十三年議院既開。舉爲議員。旋任下議院議長。因與改進黨相敵。奪議長之職。削議員之籍。明治二十九年。復任美國公使。三十二年。任滿歸。值憲政黨（卽進步自由兩黨合併改名者）政府之末運。彼直揮大刀闊斧。散內閣。散憲政黨。三十三年。改自由黨爲立憲政友會。未幾政友會得政。組織內閣。星亨爲遞信省大臣。星亨爲人。雄才大略。有不可一世之概。膽智冠世。日日與其政敵鑿戰。所向披靡。遂赫然爲日本現世第一人物。而

生平不謹小節。好貨賂。大爲國人所詬病。爲大臣不數月。以舊賊事牽連辭職。然猶居議院。指揮最多數之政黨焉。本年七月。爲一俠客所刺。卒於市會議場。

格里士比。以千八百十九年生於意大利之西西里島。早歲爲律師。千八百四十八年。意大利革命之役。格氏實爲其有力者。事敗遁於法蘭西。旣又被逐竄於英國。飄蓬海島。無以爲生。時或凍餓經旬。賣文於各報館。僅得充饘粥。如是者凡十餘年。至千八百六十年。始從革命軍大將雅里巴治入於西西里島。西西里遂自立。及意大利一統之業成。舉爲議員。尋任下議院議長。屢爲政府大臣。嘗兩度爲宰相。意大利有左右黨。而格氏實左黨之首領也。其內治政策。恆與教會權力相反對。其外交政策。務親德意志以抑法蘭西。歐洲三國同盟（德奧意三國）格氏最有功焉。後以事爲反對黨所撫。遂於千八百九十六年辭職。自脫於政海之風波。優游林下以終餘年。意大利建國之日。雖尙淺。而能屹然立於歐洲居一等國之位置。實格氏與嘉富洱雅里巴治三雄之功居多云。以本年八月卒。年八十有三。

嗚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謂曠世之豪傑也哉。此五人者。於其國皆有絕大之關係。除域多利亞爲立憲政治國之君主。君主無責任。不必論斷外。若格里士比。若麥堅尼。皆使其國一新焉。若星亨則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論之。則李鴻章之視彼三人。有慚德矣。李鴻章每自解曰。吾被舉國所掣肘。有志而未逮也。斯固然也。雖然。以視星亨格里士比之冒萬險。忍萬辱。排萬難。以卒達其目的者何如。夫眞英雄。恆不假他之勢力。而常能自造勢力。彼星氏格氏之勢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鴻章則安富尊榮於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強國利民爲志也。豈有以四十年之勳臣者。宿而不能結民望。以戰勝舊黨者。惜哉。李鴻章之學識。不能如星亨。其熱誠不能如格里士比。所憑藉者十倍於彼等。而所成就乃遠出彼等下也。質而言之。則李鴻章實一無學識無熱誠之人也。雖然。以中國之大。其人之有學識有熱誠能愈於李鴻章者幾何。十九世紀列國皆有英雄。而我國獨無一英雄。則吾輩亦安得不指鹿爲馬。聊自解嘲。翹李鴻章以示於世界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嗚呼。亦適成爲我國之英

雄而已矣。亦適成爲我國十九世紀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域多利亞之君英國也。六十餘年。李鴻章之相中國也。四十餘年。以一身而當國之久。近世中未有及此兩人者也。雖然。域多利亞六十年中。英國擴土。徧於五洲。遂至有“*The sun continually shines on our British flag*”（譯言太陽常照我英國旗也。意謂英國屬土徧於兩半球也）之驕語。何其榮也。李鴻章四十年中。中國日蹙百里。試一披亞細亞東部輿圖。其改換顏色者。殆十餘處矣。何其恥也。夫英國之榮。固不能爲域多利亞一人功。中國之恥。亦不能爲李鴻章一人罪。嗚呼。十九世紀往矣。而二十世紀方將來。曾國藩常言。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未來種種。譬如今日生。吾輩於十九世紀之代表人無歎焉。無責焉。亦視二十世紀之新人何如耳。

麥堅尼非十九世紀美國之代表人。而二十世紀美國之代表人也。美國自華盛頓創業。門羅昌言。皆務保疆。不務攻取。經營美洲。不及他洲。自麥堅尼就任以來。一舉而縣古巴。再舉而吞夏威夷。三舉而攘非律賓。共和主義。一變爲帝國主義。遂使西

半球新世界。與東亞大陸忽相接近。自今以往。美國將突飛五洲。主盟羣雄。而中美之交。亦自此多事。是皆麥堅尼所以貽後人也。李鴻章結舊中國之終。而麥堅尼開新美國之始。麥堅尼死。而將來爲麥堅尼繼志者。當不止千萬。李鴻章死。而將來爲李鴻章幹蠱者誰耶。

嗟夫。望八荒之寥廓。何地無才。送九原之沈冥。問天不語。陳陳代謝。去日疏而生日親。咄咄逼人。後視今猶今視昔。青燈有味。逝水無情。聊附長吟。以代信史。

旗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歌泣時。五大洋中海水靜。羣龍齊喙挽歌詩。

右一首域多利亞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韉。用杜老詠鷹句今日江山忽寂寞。飛鷹啣箭墮寒秋。

右一首星亨

纍纍六度蘇子印。咽咽十載吳市簫。國自少年吾老矣。格氏嘗與瑪志尼創一會名曰少年伊大利菟裘

人去兩蕭蕭。

右一首格里士比

壯夫生奪門羅席。

門羅前美國總統嘗言美國不干預他洲之事世稱門羅主義

雄鬼死傍林肯

墳。

林肯前美國總統爲放黑奴開南北美之戰戰後繼任秘刺卒者

無賴商風海西警。半旗蔽地弔天民。

右一首麥堅尼

陽秋未定蓋棺論。病國能成豎子名。如此江山且休去。夕陽黃處送君行。

右一首李鴻章

難乎爲民上者

民氣弱之國。爲民上者最易。而國恆替。民氣昌之國。爲民上者最難。而國恆強。故今日爲文明之首長者。既不可無非常之勇氣。常立於戰場。冒險決死以伸政策。尤不可不以非常之公心。順揣輿情。著著爲公利公益著想。乃可以安其位保其身。吁其難哉。

星亨與麥堅尼。皆死於刺客者也。而星與麥之所以遇刺客不同。麥則全由敵黨之

忌嫉。而星則不爾。星則多由於平昔之自取。而麥則不爾。要之各難其難則一也。日本之興。俠客與有功焉。所謂武士道。所謂大和魂。皆拔劍擊柱一瞑不視之徒也。井伊直弼死於是。大久保利通死於是。森有禮死於是。今星亨復死於是。雖曰害社會之秩序。而旱地霹靂。往往使天地爲之昭蘇者。日本之精神。其在是歟。

若夫歐洲十九世紀各國首長。遭此厄者尤數見不鮮。以俄國論之。一八〇一年。保羅帝被殺。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第二爲炸藥所斃。而先帝亞歷山第三。自言終日若在幽囚。一夕九遷。曾靡寧息。今皇尼古喇第一。當游日本時。亦幾不免矣。俄羅斯爲地球第一專制之國。其現狀若此。無足怪者。

至於美國。則一八六五年。大統領林肯遇害。一八八一年。大統領雅里非兒遇害。至本年。麥堅尼復蹈前軌焉。卽最近三十六年間。大統領之死於毒手者三人矣。夫以專制政體出產地（卽俄國）之帝王之生命。與自由政體出產地（卽美國）之統領之生命。兩者比較。孰危孰安。似不待問。卽向人壽燕梳公司買保險。則其價率自當

俄增而美減。固其當也。乃其比較之實際如此。豈有他哉。民氣愈昌之國。爲民上者愈難。此公例之不可逃者也。

吾爲此言。吾非左袒無政府黨也。無政府黨者。不問爲專制國。爲自由國。而惟以殺其首長爲務。彼等之目的。在破壞秩序。若夫專制秩序與自由秩序。皆非所問也。彼等秩序之敵也。文明之敵也。雖然。必有文明。然後有文明之敵。故民氣弱之國。非惟求文明不可得。卽求文明之敵亦不可得也。

嗚呼。使移今日中國之爲民上者。以居歐美日本。吾見星亨麥堅尼之事。月接於日。而日觸於耳矣。

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祕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別。而要之腦中之祕密。決不能長隱伏於胸中。不顯於口。則顯於舉動。不顯於舉動。則顯於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吁可畏哉。

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秘密。卽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蹙蹙。其容頓頓者。雖強爲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秘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廷廣衆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烟士披里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頃。而千古之英

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於此一刹那頃。爲此「烟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一刹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爲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云。「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刹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馬丁路得云。我於怒時。最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元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葱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倫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於南歐。摩西之鬪蠻族。逐水草以徘徊於沙漠。雖所求不同。所成不同。而要之。皆一旦爲「烟士披里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吾當孤筇單步。旅行於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百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吾體動。吾心亦因之而動。吾惟飢而食。飽而行。當時所存於吾之心目中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吾日日思之。日日求之而已。而吾一生之得力。實在於此。」云云。嗚呼。以盧梭心力之大。所謂放火於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脚中之「烟士披里純」得來。烟士披里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其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

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而學搏埴。果爾。則術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斗量。充塞天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藉曰籠絡。而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烟土披里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巖爰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卽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無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郎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行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爲雙

關法。若者爲單提法。若者爲抑揚頓挫法。若者爲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觀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純」之故。

然則養此「烟士披里純」亦有道乎。曰「烟士披里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攬之。雖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之。是也。記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

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通於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筭。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烟士

披里純」之故。

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團。則「烟士披里純」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擎天事業。何所不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鞭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無欲與多欲

頃讀日本國民新聞。有德富蘇峯氏所著論題。曰無欲與多欲。其論頗有精深透拔者。故錄之而演其義。

蘇峯子曰。人無無欲者。或好色。或好貨。或好名。或好學。要之無有無欲者。卽如禪寂之徒。以槁木死灰自命。然終不免有槁木死灰之欲。淺見者流。往往謂彼多欲也。此無欲也。皆妄生差別相而已。

近世之豪傑。如西鄉南洲者。殆可謂無欲人矣。其詩云。「吾家遺法君知否。不爲兒孫買美田。」世俗之欲。殆皆淨盡。雖然。彼一旦聞薩兒之暴發。忽犧牲其一身。甘與

其子弟爲情死。遂歌曰。「白髮衰顏非所意。壯心橫劍媿無勳。」蓋彼視其一身輕如鴻毛。而以不能立蓋世之功爲一生大憾事。果然。則南洲可謂全無欲乎。

民以爲世俗之所謂無欲者。未必無欲。所謂多欲者。未必多欲。要而論之。則欲之有無多少。惟視其所欲之性質與種類何如耳。彼西鄉南洲之眼中。或以平沼專藏輩爲無欲之極。亦未可知也。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哲人徇道。其趨向不同。則其欲念之所主亦自不同耳。

人莫不欲其最上之物。若以美人爲最上之物。則美人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若以金錢爲最上之物。則金錢以外。一切屏棄以求之。不惜焉。以至他物他事。莫不例是。是故吾人不必求無欲。無欲者決非吾人之所能及也。無甯先自審擇決定。以何物爲最上。而集注一切之欲念以向之。究之無欲云者。無世俗之欲云爾。彼之所欲者。視世俗之欲。有加高焉。有加大焉。以此之故。無暇日以顧俗欲。然則無欲云者。雖謂之以大欲克小欲。以高欲克卑欲。以清欲克濁欲焉。可也。

飲冰子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曰。凡人所欲多。其可用必多。斯二者各明一義。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焉。物質上之欲。惟患其多。精神上之欲。惟患其少。而欲求減物質上之欲。則非增精神上之欲。不能爲功。其消息之間。殆有一定之比例。釋迦所以舍淨飯太子之貴而苦行六年。摩西所以棄埃及職官之安而漂流萬里。路得所以辭教皇不次之賞而對簿大廷。哥侖布所以拋里井游優之樂而投身遙海。曰。惟有欲之故。燕雀烏知鴻鵠志。陳涉莽夫。猶能爲此言。而况於亘古萬國之聖賢豪傑乎。

孔子不云乎。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試問孔子有欲乎。曰。孔子天下之多欲而大欲者也。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之於救天下利生民也。視之如流俗人之好飲食好男女好金錢好名譽。豈惟孔子。凡古今來之聖賢豪傑。彼其畢生之所經營所貫注。旁觀人觀之爲驚天動地。能人所難。百世之下。震駭之。膜拜之。而返諸彼聖賢豪傑之本心。亦不過視爲縱欲之具而已。人見有男女之爲情而

死者輒笑之曰。嘻。抑何其癡。而不知聖賢豪傑之爲道而死。爲國而死。爲民而死。其與彼情死者。分量之大小。關係之重輕。雖有不同。至其專注一欲而斷棄他欲。則一而已。夫是之謂至誠。嗚呼。安所得有以寶玉。黛玉之癡情。癡欲。以向於國民者乎。吾將執鞭以從之。

佛弟子問佛曰。何謂如來種。佛言。無明有愛。是如來種。無明有愛者。多欲之謂也。

說悔

語曰。君子之作事也。無悔。悔也者。殆非大賢豪傑之所常有乎。雖然。佛教曰。懺悔。耶教曰。悔改。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凡古今大宗教教育之主旨。無不提倡此義。以爲立身進德不二法門。則又何也。

大易四動曰。吉凶悔吝。吝者凶之原。而悔者吉之本也。悔何以爲吉之本。凡人之性。惡也。自無始以來。其無明之種子。久已熏習於藏識中。故當初受生之始。而無量迷妄。既伏於意根矣。及其住世間也。又受衆生惡業熏習所成的社會之熏習。彼此相

熏。日習日深。雖有善根。而常爲惡根所勝。不克伸長。不克成熟。於是乎欲進德者。不可不以戰勝舊習爲第一段工夫。大學曰作新民。能去其舊染之污者。謂之自新。能去社會舊染之污者。謂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末由。悔也者。進步之原動力也。

子張吳之駟儉也。顏涿聚魯之大盜也。而能受學孔子。爲大儒。曰惟悔之故。大迦葉富樓那。皆頑空之外道也。而能深通佛乘。列於十八大弟子之數。曰惟悔之故。保羅與耶蘇爲難最力者也。而能轉心歸依。弘通彼教。功冠宗門。曰惟悔之故。至如衛之賢大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晉之名士周處。幼年爲三害之一。後乃刻厲自新。爲世名儒。以子夏大賢。而喪子喪明。懟天痛哭。自訴無罪。及聞曾子之面責。乃投杖而起。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彼其心地何等磊落。其氣象何等俊偉。百世之下。如見其精神焉。下至文章雕蟲小技。而揚子雲猶稱每著一書悔其少作。曹子建言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茲事雖小。然彼等所以能在數千年文界卓然占一席者。亦豈不以是耶。魏武帝自言。曹操做事。從來不

悔。曹操之所以能爲英雄者以此。曹操之所以不能爲君子者亦以此。悔之時義大矣哉。

悔之發生力有二途。一曰自內。二曰自外。自內發者非有大智慧不能。否則如西語所謂「烟士披里純。」有神力以爲之助也。自外生者。或讀書而感動焉。或閱事而感動焉。或聽哲人之說法而感動焉。或聞朋友之規諫而感動焉。要之當其悔也。恆皇然凜然有今是昨非之想。往往中夜瞿省。汗流浹背。自覺其前者所爲。不可以立於天地。所謂一念之間。間不容髮。非獨大賢豪傑有之。卽尋常人亦莫不有焉。特視其既悔後之結果何如耳。

凡言悔者。必曰悔悟。又曰悔改。蓋不悟則其悔不生。不改則其悔不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孔子繫之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是故非生其悔之難。而成其悔之難。曾文正曰。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故真能得力於悔字訣者。常如以一新造之人立於世界。大學所謂

日日新者耶。一人如是。則一身進步。國民如是。則一國進步。

悔改之與自信。反對之兩極端也。佛法旣言懺悔。又言不退轉。今欲以悔義施諸教育。得無導人以退轉之路耶。抑彼信道不篤。巽懦畏事。半途棄其主義者。豈不有所藉口耶。曰是又不然。孟子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於公理不合於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語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爲善而棄之。昔不知其爲惡而蹈之。或雖知之而偶不及檢。遂從而棄之。蹈之。及其旣悟也。旣悔也。則幡然自新焉。是之謂君子之悔。若乃前旣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牽於薄俗。怵於利害。溺於私欲。忽然棄去。艾己尤人。是之謂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旣悔旣改也。常泰然若釋重負。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旣悔旣改也。常覩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復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將有大悔之在其後也。然則眞能悔者。必眞能不退轉者也。何也。悔也者。進步之謂也。非退

步之謂也。

機埃的格言

偶閱德富蘇峯所著書。有譯機埃的氏格言數則。輒重譯之以實自由書。

古人所思索之外。亦無足供我輩今日之思索者。我輩惟務反覆思之重思之耳。

蘇峯案。「天地間無新事物」一語。實不可易之真理。欲舉萬物萬事而自我發明之。蓋妄人耳。熟路雖熟。若重來而加以視察。則清新之景。常在目前。

任案。學者求新知識。固屬要事。然於當前陳腐之事物。決不可輕看而吐棄之。吾今日每讀中國理學家之書。常覺其於國民教育上一大部分之關係。每讀中國歷史。覺其趣味濃厚。應接不暇。

淤泥之耀。限於日光所照之間。

蘇峯案。日光不照。則淤泥惟淤泥耳。

任案。是故人必嘗有所獨得。不可依附末光。無論任事。無論講學。皆當爾爾。

善也美也。不能自知者也。

蘇峰案。善美之所以爲善美。惟在不自知其善美而已。若自覺其如是。則善美之香味。立即消散。蓋無邪者。善美之最要原質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愛絕清絕。在於不自知其芬馥也。

忘恩者。一種之弱性也。吾未見有能之士。不感謝他人也。

蘇峰案。常認識自己之負債。了了不忘者。英雄兒之有真骨頭者也。管仲豈忘鮑叔哉。

有愛與己同臭味之人而求之者。有愛與己異臭味之人而尋之者。

蘇峰案。人有種種。世界有種種。以此之故。

任案。愛同己者。常人之性也。愛異己者。求益之道也。電氣必合正負兩電而後生力。生物必和陰陽兩性而後發榮。人不可不務以反比例之事物。自鑑自進。吾人當因其性之所近。以講求世界有形無形之學。世界者常有光明之方面。則有

暗黑之方面也。

蘇峰案。樂天家常覺世界爲極樂。厭世家常覺世界爲極苦。極苦極樂。惟在一心。

任案。世界無論何等社會。皆含有種種色相。不親入其社會。不能知也。一旦入之。別有天地。別有國土。一蜂也。一蟻也。一土也。一石也。物理學家終身研究之。不能盡焉。政治社會。宗教社會。學者社會。商業社會。勞動社會。盜賊社會。乞丐社會。苟入其一。而以慧眼觀察之。無往而不可悟得最真最大之原理。雖然。通其一。萬事畢。有光明之方面。則黑暗之方面。亦光明矣。生也有涯。知也無涯。故因性之所近。可以知世界。

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靈魂也。

蘇峯案。有希望則可轉失意爲得意。

任案。有希望則雖失意亦得意。希望愈遠愈大者。無入而不自得也。

熱心者最大之價值也。雖然吾人不爲其所驅遣。乃得其真價值。

蘇峰案。人若爲熱心之奴隸。則熱心如狂氣一般。其價值復何有焉。

任案。人莫患爲他人之奴隸。尤莫患爲自己之奴隸。爲人奴隸。猶可解脫。爲己奴隸。則永無解脫之時。所謂爲己奴隸者。心爲形役是也。故吾常言心爲形役者。奴隸之魁而最可哀憐者也。據此言。則心爲心役。猶且不可。况於形役乎。無論何人。必不於其僕隸之前逞英雄。無他。惟英雄能識英雄。若施之於僕隸輩。則亦惟得其同輩的僕隸之良月且耳。

任案。凡欲博聲名於流俗人者。可懸此語爲當頭棒喝。

智者愚者俱無害。最危險者。惟在半智半愚之人。

蘇峯案。生兵法者。大敗之基也。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

蘇峯案。此閱歷世途者所無異辭也。

任。案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勿以知而自足。宜應用之。勿以欲而自足。宜實行之。

蘇峯案。此乃驅吾人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金言也。惟此一步。實人之所以爲人也。

富國強兵

有貧國弱兵者。有貧國強兵者。有富國弱兵者。有富國強兵者。若葡萄牙。若希臘。貧國弱兵也。若意大利。若日本。貧國強兵者。若比利時。若荷蘭。富國弱兵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德意志。富國強兵也。此十九世紀世界舞臺之大概也。

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兵雖強而國未富者。俄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雖富而兵未強者。美國是也。有可以富國強兵。今則國亦未富兵亦未強者。中國是也。此三國者二十世紀世界舞臺第一等重要之國也。

俄國之必將富。美兵之必將強。是可懸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將以貧弱終乎否乎。是

難定之問題也。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象也。然則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於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被除之。則二十世紀之舞臺。將爲吾國民所專有。未可知也。

世界外之世界

諸葛孔明初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精熟。諸葛獨觀大畧。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日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嗚呼。此何等心胸。何等氣象。彼其於羣雄擾攘四海鼎沸之頃。泊然置其一身於世界外之世界。而放炯眼以照世界。知自己之爲何人。知世界之爲何狀。己與世界有如何之關係。知己在世界當處如何之位置。蓋其所以自審自擇者。固已夙定。必非欲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終其身也。蓋知彼三人者。隨時勢之人而已。乃造時勢之人也。嗚呼。眞人物。眞豪傑。其所養有如此者。

人也者。好羣之動物也。此四儒亞里士多德之言近自所親。遠及所未見。相交互而成世界。雖然、

日處於城市雜遯之地。受外界之刺激熏染。常不復自識我之爲我。故時或獨處靜觀。遁世絕俗。然後我相始可得見。顧所謂遁世絕俗者。其種類亦有數端。一則旁觀派者流。僞爲堅僻詭異之行。立於世外。玩世嘲俗。以爲韻事佳話。所謂俗中笑俗。毫無取焉。次則以熱心之極。生一種反動力。抱非常之才。覩一世之曠曠。不忍揚波齧齟。乃甘與世絕。不以泯泯污察察。不以騏驥任駑駘。此三閭大夫之徒也。君子哀之。且深敬之。亦有性本恬淡。獨稟清淑。不樂與人間世交涉。而放浪形骸之外者。古今高流之詩人。往往有之。如李白之詩。所謂問吾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其天才識想。自有高出於凡俗者。但此等人於世界。無甚關係。吾甚愛之。不願學之。

尋常人能入世界而不能出。高流者能出世界而不能入。最高流者。既入之。復出之。既出之。復入之。卽出卽入。非出非入。夔哉尙乎。望之似易。行之甚難。雖不可強而致。願不可不學而勉。無論如何尋常之人。日爲尋常界所困。如醉如夢。及其偶遇一人。

獨居更無他事之時。時或有愴然洒然。與天地爲伴侶。而生不可思議之思想者。英國某小說所載一段。有足描寫此情態者。其言曰。

狄西將軍之征埃及也。有一騎士爲西刺伯人所擒。深夜伺隙竊逃。沿尼羅河上流。急鞭疾驅。盡馬力所及。馬卒疲斃。遂獨遺一身於浩浩沙漠之中。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惟啜咀椰子以自活。萬籟無聲。乾坤寂寥。極目一望。渺茫無涯。惟見地平線盡處。如畫如綴。絕望之極。抱椰樹痛哭。時鼓無聊之勇氣。大聲而呼。其聲惟遠消散於沙際。曾無反響。偶覺有之。則惟心所幻造而已。寂寥之餘。萬感累動。遠想故國之天地。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雜遝繁華之境。歷歷在目。過此數日。每日必有無量數之新感想。湧起陡落。欲禁而不能自禁。於孤身隻影。人聲全絕之間。忽開出自然之祕密藏。得不可思議之感悟。見太陽之出又沒。沒又出。覺有無限莊嚴之象。隱於人界。或見一二怪禽之高翔。數片旱雲之掩空。紅黃碧綠。種種色相。凡映於眼簾者。則其心藏必緣之而浮一新想。一輪孤月。透破夜色。光閃沙上。四望

燦爛涼風簸沙自成波線。動漾無息。時或暴風怒號。峨峨沙柱。捲立寥空者。殆百十數。俄然風息。星斗闌干。爽氣頓生。恍如聽空中皇喬微妙之天樂。自謂此中樂趣。爲生平所未遇。以後欲追之而無計可得。蓋其愉快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夫以彼騎士不過尋常一濁物。非能有道心眞自得者。而處於此境。尙能發爾許之思想。增爾許之智慧。物之移情。固如是乎。

畫師之作畫也。往往舐筆伸紙。注全身之力於隻手。其心惟在畫上。不及其外。然時或退兩三步。若五六步。凝視之。更執筆向紙如初。如是者數次。而畫乃完成。詩家亦然。常有苦思力索。撚斷髭莖。終不得就。時而擲筆游想。不見有詩。惟見有我。妙手偶得。佳句斯構。故成連學琴。導之海上。飛衛教射。視蝨如輪。天下事固有求之於界線之內而不得。求之於界線之外然後得之者。鄭裨諶善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無論何人何事。常有此一段境界。善用之者。斯爲偉人。

俾士麥稍有休暇。則退舍於田園。或單身入夜。彳亍散步。其所計畫國事。多在此時。

彼雖非理想家。然其所經營。常超越凡人。不好爲規矩所束縛。故常脫羈絆而住於惟我獨尊之境。彼嘗在福郎克戈寄一短牋於其夫人云。「舟以某日。泛來因河。予乘明月。泳乎中流。浮露水面。僅鼻與眼。覺浴時許。直達濱涇。徹夜悄靜。循流徐行。仰視惟見月星娟娟。橫睇兩崖。巒巒重疊。如迎如送。綦布平原。惟古戰場。耳根所接。僅有水聲。冷然恍兮。乃似幽夢。噫嘻。一年三百六十日。安得昔昔有此游。」格蘭斯頓亦然。退食之暇。屏妻子。去婢僕。一人栖於後園。伐木丁丁然。自餘大宗教家。更多斯蹟。摩哈默德在覓加爲商。單身遁於寂寞之地者數次。其悟道也。實在希拉之一淺洞。釋迦牟尼苦行六年。乃起於菩提樹下。哲人傑士。罔不如是。

何以故。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天下固未有昏濁營亂之腦質。而可以決大計立大業者。而凡大人物大豪傑。其所負荷之事愈多愈重。則其與社會交接也愈雜愈繁。非常有一世界外之世界。以養其神明。久而久之。將爲尋常人所染。而漸與之同化。卽不爾。而腦髓亦炙瀾。而智慧亦不得倒退。故欲學爲大人物者。在一生中。不可

無數年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年中。不可無數月。住世界外之世界。在一日中。不可無數刻住世界外之世界。嗚呼。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教 育 部 審 定

師 範 學 校 新 教 科 書

哲 學 論 中 心 歷 史 地 理 教 育

哲學發凡 一册 二角五分
【教育部批】此書條理井然說理亦能深入淺出

理學 一册 五角
【教育部批】所選教材多出於日本十時彌氏所著論理學綱要一書至斟酌損益之處尤為精要簡明

理學 一册 五角
【教育部批】按照部定師範學校課程標準編輯搜集教材配合額定時數繁簡尚屬適宜

中國文學史 二册 每册五角
【教育部批】是書取材精要敘次明瞭以之為師範教科足稱善本

地理 全書四册 每册六角
【教育部批】是書取材精要敘次明瞭以之為師範教科足稱善本

教育 一册 四角
【教育部批】所選教材精要適用其排列次序并非有條說理明快行文簡潔

教育史 一册 四角
【教育部批】此書就古今中外教育歷史擇要敘述行文亦甚簡明

▲以上各書均按照部頒師範學校課程悉心編纂尚有十餘種陸續出版

農 業 商 業 簿 記 樂 體 學 校 授 法

學校管理法 一册 七角
【教育部批】依據本國現行教育法令參考外國近時教育方法悉心編纂精賅簡明

農業 二册 每册六角
【教育部批】是書於農業知識大體咸備繁簡得宜

商業 三册 每册六角
【教育部批】是書選材精要敘事簡淨附表附圖印刷尤精

簿記 一册 四角
【教育部批】是書說明簡要章法井然洵為善本

樂典 一册 四角五分
【教育部批】是書大致尚明妥

體操 一册 三角
【教育部批】書分六大編每編分析級類精細無遺洵為體操書中之佳著

▲以上各書均按照部頒師範學校課程悉心編纂尚有十餘種陸續出版

101137610
867783

無比精良之美術品

商行印館書印務商

印 版 羅 珂

中國名勝照片

種第九	種第八	種第七	種第六	種第五	種第四	種第三	種第二	種第一
虞山	孔林	衡山	泰山	避暑山莊	西湖	普陀山	廬山	黃山

上列各種中國名勝寫真均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特別攝影用珂羅版精製名山勝水維妙維肖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即如普通交際用作貽贈之品亦甚文明每種一册定價大洋一元

美	美術明信片	學校成績寫真	上海風景	西湖風景畫	中國風景畫	西湖名勝	直隸名勝	北京宮苑名勝	中國名勝
女畫明信片	單色各二分	每集一元	一元	四角	四角	七角	七角	七角	布面三元 緞面四元

民國九年九月...

共和民國當讀

教育部審定

(注意)

學校採用教科書首重宗旨。次重材料。最忌時常變換。致啓教授困難。本館發行**共和國教科書**。久已風行海內。現在**共和恢復教育革新**。自宜一律採用**共和國教科書**。茲特將國民學校及高等小學校應用之書目詳列於右。維希採擇。再本館前出普通教科書與共和教科書內容一氣銜接。即改用亦甚便利。合併聲明。

科	國	共
書	教	和

有春 秋季 始業 兩種 各科 教授 法均 完全

高等小學						國民學校		
新修身	新國文	新歷史	新地理	新算術	新理科	新修身	新國文	新算術
六册	六册	六册	六册	六册	六册	八册	八册	八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折實每册
洋三分	洋五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三分	洋五分	洋三分

5530

國家圖書館



002300005

